

高子遺書



16  
888  
5







高子遺書卷八

書

與李見羅先生

侍先生三日側聞所論庶幾不逆于心歸而益博  
 求之見從古聖賢所傳之要隱約皆在于是日用  
 之閒頗得歸宿未知由此而之又更何如也往時  
 見明道云吾學雖有所受然天理二字卻是自家  
 體帖出來不曉作何語今乃見此理充周于吾前  
 活潑潑地真不可須臾離也妙在反躬而已矣凡



白鐵自砒  
鐵砒盡于  
古學人

學問真切下手自無開口說閒話去年向先生說  
格說致子細檢點意念起處總屬為先儒分疏假  
饒說得十分是當與自己原不相干學不切己精  
神都向末上去終日問辨以為無不在道而于道  
背馳矣靜言思之不覺失笑有拙序一首其于先  
生教旨未審彷彿有入處否風便一語指點

與許敬菴先生

龍平昔自認以此心惺然常明者為道心惟知學  
者有之蚩蚩之氓無有也即其平旦幾希因物感

不自執亦  
不曲從因  
許翁言又  
雖一格

觸倏明倏晦如金在鑛但可謂之鑛不可謂之金  
如水凝冰但可謂之冰不可謂之水則道心于人  
心即在鑛之金道心迷而為人心即凝冰之水也  
而先生乃曰童僕之服役中節者皆道心也初甚  
疑之已而體認忽覺平日所謂惺然常明之心還  
是把捉之意而蚩蚩之氓有如鳶魚飛躍出于任  
天之便者反有合于不識不知之帝則特彼日用  
不知耳然則無覺非也有意亦非也必以良心之  
自然者為真稍涉安排即非本色矣又見先生舉



朱子云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謂是欲盡讀天下之書盡窮萬物之理卻不然此只就一物上說因其所知一二分是處窮到足十分是處積之之久自有豁然貫通處耳若謂知得一物必須窮盡物物則堯舜之智而不徧物甯有此等學問乎今時錯認文公格物者正在此故不敢不辨乞先生更教之

荅顧涇陽先生論格物

來書云尊稿中所欲正者乃是所引格物說一

艸一木二語丈看得甚有原委但子細磨勘似說得稍闊陽明之學與聖門之學端緒雖殊要其說之所以得行亦有其故程朱兩先生大本一原灼然無可疑者而條理節目間未盡歸一幸丈再精研之

辱教格物艸木之說據愚見本無可疑天下之理無內外無鉅細自吾之性情以及一艸一木通貫只是一理見有彼此便不可謂盡心知性聖賢之教隨人指點見問者欲專求性情故推而廣之曰



一艸一木亦皆有理不可不格會得此意則與中庸所指鳶飛魚躍者何以異哉孔門之學以求仁爲宗顏曾思孟之後惟周程張朱之傳爲的陸氏之學從是非之心透入性地不可謂不是然而與佛氏以覺爲性者相近陽明良知之學亦是如此一邊是仁體一邊是知體仁統四端而知不能兼仁故仁者無不覺而覺不可以名仁源頭處杪忽差殊耳程朱二先生細看來無不歸一處所不同者解說書義然書中緊關用力處則亦無不同也

愚見如此望先生教之

來書云兄云無善無惡說當提出根源良是渠所以能籠罩人緣渠亦未嘗不以性爲善只是將這善看得詫異耳此其爲惑世誣民之最也一艸一木之說善會之亦自不妨但六經語孟中竝未見說著此等功夫其故安在鳶飛魚躍傍花隨柳乃是自家一團生機活潑潑地隨其所見無非是物與所謂一艸一木亦不可不理



觀此書知  
端文析理  
至精忠憲  
推尊良有  
其故

會者根趣自殊試體之可見仁者必覺而覺不  
可以名仁信然覺非特不可以名仁亦不可以  
名智徒以智與覺字面相近故說者多以屬之  
耳如以覺爲智則以覺爲性又何疑焉丈謂仁  
兼四德而智不能兼仁似尚未爲究竟語仁義  
禮智只一般渾言之只提著一箇便色色都在  
其中非特仁兼四德偏言之便各有所主又非  
特智不能兼仁也道理須四方八面看始盡耳  
孟子只以四德言性此便是善安得而無之舍此

言性非知性者也舍此言善非明善者也一艸一  
木之說先生以六經語孟中未見說著此等功夫  
乎此正孔門一貫之學也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只  
爲從來源頭是一箇故明此卽通彼通彼亦明此  
耳先生曰鳶飛魚躍傍花隨柳乃是自家一團生  
機活潑潑地隨其所見無非是物若不是一物何  
以隨其所見無非是物既是此物則格諸身格諸  
物何以見根趣之殊邪仁兼四德而智不能兼仁  
此語有病覺非特不可名仁亦不可名智先生之



又因顧說  
而得渾融

言是也但覺之淺深又絕不等今之言覺者固不足道而象山陽明又不可以此目之此處幾微直是毫釐千里也

三

格物說近看得何如一艸一木是格物事焉飛魚躍是物格事朱子詩云一日洞然無別體方知不枉費工夫正謂此也先生試格之

四

先生云莫非理也有何鉅細有何精粗但就學者

顧意謂此  
等處不可  
格先生謂  
各有理在  
愚謂花尚  
有一朵中  
半紅半白  
者格之而  
後知其不  
測亦格也

功夫論自有當務之急耳龍謂大學最先格物便是當務之急開眼天喬飛走孰非心體以艸木為外便是二本便說不得格物先生云有梅于此花何以白實何以酸有桃于此花何以紅實何以甘一則何以衝寒而即放一則何以待煖而方榮龍謂天地間物莫非陰陽五行五行便是五色便有五味各自其所稟紛然不同固無足異至發之先後蓋天地間有一大元亨利貞各物又具一元亨利貞雜然不齊良有以也先生云于此格之何以



便正得心誠得意于此不格何以便于正心誠意  
有妨龍敬問先生曰此一艸一木與先生有關否  
若不相關便是漠然與物各體何以爲仁不仁何  
以心說得正意說得誠樂意相關禽對語生香不  
斷樹交花所以爲善形容浩然之氣所以不可不  
理會也先生云旣無別體我之體卽物之體矣豈  
必逐艸逐木一一而爲之格卽欲逐艸逐木一一  
而格之辨其如何而爲一艸如何而爲一木此所  
謂堯舜猶病者也龍謂萬物一體誰不知之然只

程言得此  
纔明

是說話仁者渾然與物同體不是小可事恐當大  
費功夫若必欲逐艸逐木辨其如何豈成學問所  
以說及艸木若曰求之性情固切然理不專在一  
處求這裏也是那裏也是云爾先生云孔子作大  
學者也其語子貢曰吾非多學而識曾子傳大學  
者也其語孟敬子曰籩豆之事則有司存籩豆日  
用不可缺者也猶然見略況一艸一木乎龍謂多  
學而識是玩物此是格物玩物是放其心格物是  
求放心籩豆之事是有司事此是心性事不可同



先生嚴事  
端文道之  
所在爭辨  
如此具見  
端文之無  
我也始悟  
朱陸當年  
未嘗動氣

日而語先生云程朱兩夫子之說則然矣亦曾用  
此等工夫否遺書具在詳哉其言之也孰謂發明  
一艸一木之理者乎孰謂商求一艸一木之理者  
乎龍謂庭前艸不除便是這意思如觀雞雛觀盆  
魚皆是至于朱子所謂鰕魚肚裏水便是鯉魚肚  
裏水尤親切可思矣大抵先儒此說本輕而活先  
生所駁則重而執輕而活則指點流行觸目道在  
重而執便落言語障礙矣先生更細研之觀物卽  
是養心不枉卻工夫也

答涇陽論周元公不闢佛之說  
昨承手教令致思周元公不闢佛之故龍竊以元  
公之書字字與佛相反卽謂之字字闢佛可也元  
公謂聖人之道仁義中正而已矣會得此語可謂  
淡于闢者矣  
答涇陽論程朱闢佛不替不替不替不替不替  
昨思程朱所以闢佛之故凡斯道大明之日卽是  
異端附會之時聖賢因時有作循其自然之勢而  
已夫子沒而七十子各以其所得者爲學及其弊



異端竝起而孟子不得不好辨千四百年間儒者  
不過爲修身謹行訓誥誦習之學與二氏蓋判不  
相入及周元公開揭蘊奧而天下始知求之性命  
之微異端因之假合程朱不得不辨者勢也故觀  
魯論而見元公之道觀孟子而可以知程朱之心  
如昭代盛時道德一風俗同薛文清一向篤實而  
閒靜也豈見討擊異同乎縱觀今日是何局面邪  
故聖賢不得已之心皆天理自然之妙而有意爲  
闢有意而不闢者皆私也元公之時明吾之道而

已譬如人之無病則起居飲食卽是衛生卻疾程  
朱之時吾道已明必須去其混之者如六邪外侵  
攻去其疾而元氣始復也

答涇陽論管東溟  
續論更不可少益覺忮心管翁篇中大義數十先  
生已俱得之但尚有小曲折未審可一併說破否  
蓋此翁一生命脈只在統合三教其種種開闔不  
過欲成就此局拈出一箇周元公是欲就道理上  
和合拈出一箇高皇帝是欲在時勢上和合拈出

管翁不出  
于真心真  
見書必不  
傳先生懼  
其誣民特  
著此辨



羣龍無首則欲暗奪素王道統而使佛氏陰篡飛龍之位拈出敦化川流則欲單顯毘盧性海而使儒宗退就川流之列其他尊儒者不過局面上調停引儒者之言不過疑似上附合故無極太極近於虛空法界則宗之朝聞夕死近於生死大事則宗之然其所謂太極所謂道卽所謂毘盧遮那者是也至於陽尊程朱陽貶狂禪而究竟則以程朱之中庸五宗之佛性竝斥更是其苦心勤力處欲使闢佛者更開口不得也然舉要而言則枉卻一

生勞攘到底三教殊科耳前蒙此翁惠書近擬荅一柬又覺孺子唐突長者且既有環轍之宣尼且作閉戶之顏子先生以爲何如

荅涇陽論生之謂性

來書云生之謂性章頗有所疑性者萬物之一原安有不同孟子將犬牛之性猶人之性折難告子分明謂人與犬牛有二性矣如何註謂知覺運動人與物同仁義禮智人與物異似皆宜有商量幸丈一參之



愚謂形而上者即是

在天為命在人物為性一也然以命言則萬物一原以性言則有稟受之不同故人得之而為人之性犬牛得之為犬牛之性非性異也形既異則氣為形拘有不得不異者所謂纔說性時便已不是性者謂落在形氣中也仁義禮智人與物一也形氣異是以有偏全明晦之異故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理之與氣二之固不是便認氣為理又不可告子生之謂性語未嘗差生之謂性與一陰一陽之謂道何異也然聖人不謂陰陽

一陰一陽一陰一陽原不指陰陽也惜不及面質先生

則知耽慕煙霞亦是逐物

便是道故又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形只是這箇須是截得上下分明告子不知此故認氣為道也鄙見如此先生以為何如

荅涇陽論儒佛善字不同只此四字

春來浪遊頗是妄動山水佳麗未免有馳騫之意亦為心害人心動于欲未有不為害者山水尚然況其他乎辱示求正牘質疑草一字一爽千古不可磨滅之正論又何疑龍自正月以來盡取佛書讀之頗能究竟其旨今日談學者都將佛宗來證



聖學實無有知吾聖人之道者若果知之自見彼此正如南轅北轍如何合得佛氏所謂善念中善事也與吾聖人言善絕不相干韓子曰彼以煦煦爲仁孑孑爲義其小之也固宐如佛氏所謂善其無之也亦宐乃欲將來混攪聖學漸滅義理真大亂之道也今日邪說橫流根株只此四字先生捉著病源真是擒賊擒王也

荅涇陽論猶龍一語

人性一也習之于聖人之道則聖矣習之于佛則

佛矣習之于老則老矣維吾聖人之道亦然習之于夷則夷矣習之于惠則惠矣孟子眼高千古故曰所願則學孔子也凡學以習生悅以悅生悟以悟成性則不可回蓋所見無非是物矣是以君子慎所習也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此語誠然而習不同不同則其應用全別用處旣別和體全非故學之至者雖其反本還源之處同歸于太極而實則有霄壤之不侔故曰失之毫釐謬以千里也向者攀龍嘗思于三教異同之際而頗見其微故



聖人之量  
如天聖人  
之言無迹  
使二氏遊  
于其中

一言蔽之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夫子謂老子曰  
鳥吾知其能飛獸吾知其能走今見老子其猶龍  
乎天不可見見之于時行物生聖人之道不可見  
見之于日用常行凡天下之至道皆愚夫愚婦之  
所能知者也猶龍者高之也亦外之也藏于淵入  
于雲在于不可知不必知者君子無庸心矣他日  
子夏論及于三才之數生物之細微夫子曰然吾  
昔聞之于老聃子夏出曰論則美矣非世之所急  
也夫子曰然如女所言亦各具所能由此觀之聖

人猶龍之意見矣二氏之道陰分中事也故皆在  
杳冥之境吾以可知者詰之彼即以不可知者逃  
之其誰得而窮之以是知聖人猶龍一語之微而  
婉也昨以對客艸艸奉復故詳其意如此  
與涇陽論知本  
大學之旨明德新民要于止至善止至善者一篇  
主意也其下皆說止至善工夫物有本末一節最  
為喫緊先後二字示人入道之竅失了先著便不  
可入道先著即在格物格物之功非一其要歸于



知本知修身爲本而本之天下無餘事矣故曰此  
謂知本此謂知之至知本則知止矣正與物有本  
末一節相叫應也竊謂古今說大學者格致之義  
程朱爲最精緻知之義陽明爲最醒止修之義見  
羅爲最完三家相會通而不以一說相排斥斯可  
耳但見羅看知本之本如中庸中者天下之大本  
之本謂非以修身贊其爲本乃是以本歸之修身  
蓋以善無聲臭點到身上便有著落故曰本之一  
字乃所以點化此身把柄此善也此義雖甚精奧

然平平玩味本文其本亂而未治者否矣似無此  
意而見羅之說又自成了一箇安心設法未必是  
大學原旨也大學之旨只是教人格物致知格來  
格去知得世間總無身外之理總無修外之工正  
其本萬事理更不向外著一念如此自然純乎天  
理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豈不是止至善也觀下文  
聽訟一節其釋知本昭然可見矣當初程朱二先  
生只錯認此謂知本是闕文而謂格致自別有傳  
遂令修身爲本二節無歸著後世知得此謂知本



是原文而謂格物只格本末又令格物致知之工無下手假令一無知識之人不使讀書講論如朱子四格法而專令格本末其有入乎只如陽明單提致良知而埽朱子窮理之說樊敗亦已見矣故程朱格物之說更不可動只提挈得大學主意在止至善而知止工夫先于格物知本自然如木有根如水有源而格物窮理皆所以致其良知而非徒誇多鬪靡爲聞見之知矣何者道理一不向身體帖便非知本便非致知也如此覺得文義條直

明白而工夫當下得力也先生試體之以爲何如

天錄答涇陽病中作工夫書

先生云閒時作工夫病來卽不能竊以病來做不得的還未是真工夫也橫渠曰自來以多思爲患且甯守之只行其所無事又曰心之要在平曠熟後無心如天易簡不已如此則病時正好做工夫先生體之以爲何如一貫姑其言矣

觀白鷺洲問答致涇陽

江右之學自宋至今如一塗轍豈風氣使然與今



雖云陽明之宗實則象山之派諸老之中塘南可謂洞澈心境者矣然以愚見窺之尚有未究竟在何則聖人之學上下一貫故其言表裏精粗無不兼到舉要而言循理而已循理便無事卽無思無爲之謂也今徒曰無思無爲得手者自不至遺棄事物然已啟遺棄事物之弊矣如曰止于至善有何名相倚著之可言至矣極矣今必曰無善無惡又須下轉語曰無善無惡乃所以爲至善也明者自可會通然而以之明心性者十之一以之滅行

檢者十之九矣無思無爲者卽無善無惡之謂也未離知解則未離門戶未離門戶則未離倚著倚著易知而無倚著之倚著難知也故曰尚有未究竟在聖人之道至易至簡無可名言故曰予欲無言言之至也惟其無可言故其可言者人倫日用之常而已所以愈淺而愈深愈卑而愈高愈顯而愈微然則如之何而可使人見本體也曰此在人之信而非可以無思無爲無善無惡轉令人走向別處去也如易曰乾元亨利貞如言人仁義禮智



之謂也停停當當本體如是而已信得及者別無一事日用常行人倫事物無令少有污壞而已此聖人之學所以為至易至簡也雖然王塘老之學實自八十年磨勘至此其靜功最深妄窺之者浮矣輕矣然學術杪忽之間不可不據所見相與評質先生試參之以為何如

與涇陽論東林

東林樂聚原是宦于此土之忌府何則誠畏之也大抵吾輩擧名只在心腸不冷冷亦何難恐逆天

理耳因思聖人在家則曰吾其與聞在外則曰必聞其政當時大段多事不知何法免三家之忌至匡人之圍桓魋欲殺似不見饒以先生之仁直是于人無所不容然見得是非極真故世沒放不過也君子沒無有見原于小人之理但因而自警各人身上各有充不盡的分各有改不盡的過各自勉而已

與顧涇凡論已發未發

朱子首篇內一條云有天地後此氣常運有此身



後此心常發要于常運中見太極常發中見本性  
離常運者而求太極離常發者而求本性恐未免  
釋老之荒唐也吾兄云此朱子初年未定之見陽  
明先生自以為祕傳者也當刪無疑龍按朱子初  
年之見蓋認性爲未發心爲已發凡謂之心則無  
未發之時而未發之性存焉則終未嘗發也故其  
工夫亦只在察識端倪而卻于程子所謂涵養于  
未發之前者有疑蓋全向流行發用處尋求也後  
來卻見得渾然全體之在我存者存此養者養此

非別有未發者限于一時拘于一處然其樞在我  
非如向日在萬起萬滅方往方來之中立腳矣後  
又益見得性情之妙管攝于心而動靜之功貫徹  
于敬當其未發仁義禮智之性具焉此心寂然不  
動之本體也及其已發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  
形焉此心感而遂通之妙用也而戒慎恐懼之功  
則周流貫徹于動靜之間而尤必以涵養爲省察  
之本此所以未發則鏡明水止而喜怒哀樂之發  
則無不中節也凡朱子所見大約歷三轉而始定



高子遺書 卷八  
至此條之說又別爲一義其論太極者有曰太極之義正謂理之極致耳有是理卽有是物無先後次序之可言故曰易有太極則是太極乃在陰陽之中而非在陰陽之外若以乾坤未剖太極未分之時論之則非也蓋恐人于陰陽外別求太極耳其所謂常發中見本性亦孟子所謂乃若其情則可謂善明道所謂由其惻隱知其有仁蓋性不可見必于發處觀之也特此心常發類于初年之語然此主見本性而言語相似而意不同非比初年

之見以未發已發分別心性不加涵養而純任察識也兄更審之以爲何如

與涇凡二

兄入禮曹于國家闕典幸留意建文年號不復靖難死節諸臣未表君君臣臣天地大義孝子慈孫莫之能掩與其爲之于後人孰若爲之自我又我朝謚法獨不做古必兼行惡謚乃昭勸懲此弟平日所藏于胷中兄相時因事可一及之向所云東平守弟初甚愕其人後問于予拙云朴人也弟昨



高子遺書 卷八  
道經之他州縣皆有人持刺出接惟彼州若不聞細廉其民皆云無他以此益知迎送之間大不足以觀人纔著一分愛憎便都失之不可不慎也

荅鄒南皋先生一

當今先生之學淡徹人生而靜以上茫茫宇宙可以考證此事者賴有先生而已敝同年馮少墟北方學者未能或之先也先生見其集否自朱陸兩先生分門後兩脈竝行于世龍以為但取其來龍真結穴真不必問其何方向也先生以為何如

與南皋二

竊觀中庸一書自誠明之性也大學一書自明誠之教也中庸下手慎獨卽誠卽明大學下手格物卽明卽誠無二物也惟是大學錯簡缺傳不浚于心半生矣近年得崔先生一語浚之敢為表出請正是否

荅南皋三

得先生教及賜新刻讀之爽然一化更無所疑攀龍于甲午秋赴揭陽謫所長路孤征寂寥蕭灑中



窮研此事至汀州店樓推窗看山忽然黏縛脫落  
本心豁露方知從上聖賢所說皆是藥方皆是拄  
杖自是以來二十年矣天然本色瞭然日用終是  
放藥不得放杖不得根器薄劣無可奈何聖人于  
天下萬世上中下根照見得透故照顧得到先生  
集中每每及之如與海門先生東更是喫緊此道  
幸甚某自來極信得先生之學不能無疑先生之  
教以為說得太鬆滑天下人卻不是先生忠肝義  
膽萬難千磨中來也于今始無疑矣誠明之說昔

此病終恐不免

有問者云中庸何以首言慎獨便在誠身上做起  
大學何以首言格物又在明善上做起攀龍曰中  
庸言自誠明之性大學言自明誠之教由今思之  
只是弄口至崔後渠先生定古本大學以誠意章  
內自淇澳至此謂知本一段移在所謂誠其意者  
之前文從理順昭然知本是格致之義而格致未  
嘗缺傳也卻如夫子宅中掘得蝌蚪原文可以了  
大學一案學者精神更不得向身外一步走漏矣  
先生以為何如年來東林滋多口是信道理不達



時空之罪天下事未有不自取者得此一番冰  
霜大受諸公化育不敢辜負也辱先生相念并及  
之

荅南皋四

鄒翁之學  
惟先生能  
取其益先  
生極真切  
則見鬆滑  
乃真鬆滑

往者從結心開處窺見本性風光未嘗不知人之  
即天也物之即我也凡之即聖也今之即古也倫  
常日用之即神化性命也然有陰氣在如月光然  
讀先生合編竟先生之言如赫曦透體一逼逼去  
寂靜的意思覺此身方活見人方親方有味乎善

也否即落  
世情即近  
鄉原

與人同之語此乃謂寂靜也初看便有此意今乃  
益實感幸之餘附此為報由此而之未知能不負  
先生否耳

荅南皋五

比者正體驗人心除卻怨天尤人即蕩蕩乾坤更  
無一事矣然學問不真且向此中過活殊不自覺  
先生教及此當幾提挈也要在有事幹當強排遣  
不得會約及文潔公誌銘何啻百朋之賜

荅南皋六



得先生平等之教并認平等之誤平等者性體也  
森羅萬象竝育竝行善者還他善惡者還他惡而  
己無與焉之謂也若非見性人等惡于善究且背  
善從惡矣所謂火力鍛鍊質性穢濁復吾太虛真  
體非以調停劑量之精神熏物而無忤也體認如  
此非造詣所到先生以為何如

與馮少墟一

鄙見蒙老年丈印可何幸如之此事不落言詮要  
在心悟由無言無象中彷彿可言可象者中庸二

便不倚

字而已由可言可象中默契無言無象者擇執二  
字而已無一毫攙和之謂擇無一毫滲漏之謂執  
弟今日惟時時刻刻覺其攙和滲漏而已未知何  
日可幾道岸也海內惟老年丈之教無一字之逆  
于心弟浚不敢為昧心語然弟所見于年丈有未  
同者千萬勿吝指示此事非小容情不得也

答少墟二

善即生生之易也有善而後有性學者不明善故  
不知性也夫善洋洋乎盈眸而是矣不明此則耳

善字從無  
人識先生  
特發其端



目心志一無著落處其所學者僞而已矣然其機  
竅在于心入身來故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  
大集中闡發已無餘蘊雖以弟鄙淺之說有所印  
而此中人士遂知所歸今世有老年丈斯道之大  
幸也

答少墟三

手教云內存戒慎恐懼外守規矩準繩兩語當終  
身行之又云戒慎恐懼是性體真精神規矩準繩  
是性體真條理此透性語也人未知性謂此爲桎

梏若透性方知此是真安樂蓋天然自有之中絕  
無安排造作者也非窮參不悟非悟不徹性體不  
徹未有知吾聖人之矩爲天生自然者又何怪其  
欲埽除此矩哉聖人之學所以異于釋氏者窮理  
而已窮理則性爲聖人之性不窮理則性爲釋氏  
之性性豈有二哉所從入之端殊也南方風氣劣  
于關中百倍弟之力量劣于年丈萬倍反觀此性  
無欠無餘上視聖賢不差毫髮所以不忍自棄者  
以此伏惟老年丈時賜提策開愚立柔



不自是如  
此

得教復得涇野先生語錄之賜感感拙說爲老年  
丈印可者方敢存之應改者一一如教易之矣知  
學者甚難知正學者更難知學而能通達世務不  
至以學害世者尤難非老年丈吾誰與歸弟已得  
差歸矣老年丈不日大用當歸而歸當出而出有  
一定之卓識而無執一之成心非老年丈吾誰爲  
望班役索報艸艸寄復有欲聞者當別寄恐書郵  
之浮沈也

### 與遂確齋

與兄別來略窺得路徑聖人之學只閑邪以存誠  
此理直是易簡然卻與世學所謂易簡者不同乾  
之易也以健坤之簡也以順蓋以健順而易簡非  
以易簡廢工夫若以易簡爲心便入異端去矣世  
儒亦多有見得誠的意思只是無克己閑邪工夫  
故純是氣稟物欲用事皆認作天性以妄爲誠種  
種迷謬此格物致知大學所以最先用力也格致  
亦別無說只是分別得天理人欲界分清楚透徹



正閑邪之要也其入手處則程先生每喜人靜坐  
朱先生每教人讀書此意真妙錯認其意者便溺  
章句便耽寂靜失之遠矣弟看來吾輩每日用功  
當以半日靜坐半日讀書靜坐以思所讀之書讀  
書以考所思之要樸實頭下數年之功不然浮浮  
沈沈漫不濟事也兄以爲何如幸相與覓便反覆  
印證朱夫子曰日月去矣大事未明可懼也吾輩  
不可不念

與確齋二

兄之學必已得方曾詣一旦豁然貫通境界否弟  
甲午東粵之行千里孤征燕閒靜一之中微有窺  
見五年于茲矣雖于日用不無斷續但覺此理充  
滿活潑瞭然心目之間身心有箇著落處行事有  
箇把柄處所苦者既非聖賢根器又無小學工夫  
而志學又遲卻孔子十年以致氣習熏染淘洗爲  
難今亦無他法只將義理浸灌栽培去耳兄受質  
之涓處困之甚倍于弟其得力必百倍于弟不知  
其入處何如此事甚大日月漸去幸速相研究也

遲卻孔子  
二十餘年  
者尙有之  
可勝惋惜



其人答確齋三事其大曰民補去幸數林風矣此  
得兄書下弟頂門一鍼矣不必與兄談易此便是  
易弟于數年前不意中有崑山一語落于相知之  
耳遂爲言路諸公扯作印證橫起風波不節之嗟  
又誰咎乎今欲一陽之潛須是三緘之密耳兄一  
生爻位甚是正當向來讀易無所入者想索之文  
義今有所見者想是印之此身尚有一語問兄何  
者是畫前之易幸教之

答劉念臺一

伏承下教咨所以居方寸者方寸卽宇宙也世人  
漫視爲方寸耳顧非窮究到名言不立之地爲名  
言而已非存養于思慮未發之先爲思慮而已名  
言思慮爲憧憧之方寸而已弟之愚昧正在憧憧  
中生活言之可作有一小書可證斯理敢以奉覽  
復念臺二  
格物者窮理之謂也窮理者知本之謂也仁丈云  
一窮理焉盡之矣誠然哉理者心也窮之者亦心  
也但未窮之心不可謂理未窮之理不可謂心此



高子遺書 卷六  
處非窮參妙悟不可悟則物物有天然之則日用之間物還其則而已無與焉如是而已弟稍窺此路從此行去雖不能忘歸家之念亦不敢念到家之期沒身長途所不慮也反身而誠是到家語何敢言吾輩但認得家真認得路真有家肯歸有路肯走而已仁丈以爲何如  
而答念臺三下思慮未定之次論以觀而  
此事甚細得兄相與推敲甚幸但無成心各據所見勘究到底彼此必有益也淨色根魄也隨念分

別者意也靈覺則是心傳所云心不在焉視不見聽不聞是也此與意識相似而實不同蓋心作主宰意主分別也心一也黏于軀殼者爲人心卽爲識發于義理者爲道心卽爲覺非果有兩心然一轉則天地懸隔謂之覺矣猶以爲形而下者乘于氣機也視聽持行皆物也其則乃性也佛氏以擎拳豎拂運水搬柴總是神通妙用蓋以縱橫豎直無非是性而毫釐之差則于則上辨之兄以孟子著見之端卽佛氏作用處此最可觀凡事稍不合



則必有不安此見天然自有之中毫髮差池不得若觀佛氏于彝倫之際多所未安彼卻不顧也故儒之與佛論其潔淨精微不挂絲髮空空如則同而其中自然之秩敘若權衡之輕重度量之長短佛則一槩抹殺超超自如矣盡虛空徧法界性體充周正謂如是所以云與自己總不相干者正謂軀殼上重重私欲耳若一日克己復禮則軀殼之己便與天地萬物爲一豈有二邪吾儒與佛氏名目多不同如儒者說性只在人物上未有人物只

只爲不識  
敬字

說天未有天地只說太極其實一也知性則知天人生而靜以上未嘗不可說用力敏疾則念清人生而靜以後未嘗不可復學問之道無他復其性而已矣弟觀千古聖賢心法只一敬字捷徑無弊何謂敬絕無之盡也有毫釐絲忽在便不是有敬字在亦不是易曰直其正也直心正念而已直心卽正念正念卽直心卓卓巍巍惺惺了了至于熟焉習心化而無事矣弟之于此如適千里者未出戶庭然曝溫芹美思以爲獻不自覺其老生常談



之可厭也連日病齒苔多未盡乞兄再窮究之

與安我素一

天地間需才為急知人甚難君子經世原與斯人為徒望兄所在精察人品為要方人為聖人所不暇而不知人聖人所深患二者相去遠矣足下清曹杜門春日更遲何以為功須以半日讀書半日靜坐白沙所謂靜中養出端倪方有商量處也天理無窮人欲亦無窮于此日損則于彼日益雞鳴而起向晦宴息中間何所事事最是喫緊著力處

真學問不可避方人之嫌一口中月旦一心中辨察

也所謂人欲亦豈獨聲色勢利只服食器用纔有牽戀處便是欲須打掃得潔潔淨淨方見無事之樂耳弟正有志而未逮敢為同志告之

答安我素二

兄此行討一入頭是暮年大享用也此事只在篤志真信聖人朝聞夕可不聞不可也一念竦然即此竦然之刻便是放心收回之刻當下認取自後放即收回以直養之而已無他事也所謂放即收回者纔覺放便已回更別無收所謂以直養之者



何嘗不說  
無為其說  
此無為卻如

不入纖微事也覺其放者乾知也乾知大始如閃  
電無輓直養者坤能也坤作成物如住宅可守弟  
有靜坐說是守之之法書以請正萬不可做有作  
有為工夫一涉有為即是假法沒不見道蓋此事  
本體原是无極故工夫不得有為合工夫之謂本  
體合本體之謂工夫二之則不是矣辱兄清問以  
弟所知者備采擇可也

荅錢啟新一

承教聖賢之言語語是的吾丈見其的矣若識得

朱子東風面源頭水則章句亦便是朱子只爭這  
些子故百年來無端生出許多說話來再觀丈與  
涇凡辨論涇凡所謂心便有兩大是險語先後天  
之說亦因時說生似不必然夫人之心即天也聖  
人不過即先後以明其合一丈此語最是至心性  
之辨實是難言在人自默識之丈所舉整菴先生  
之言曰天人本無二人只緣有此形體與天便隔  
一層除形體渾是天也又曰人心之體即天之體  
本來一物但其主于我者謂之心耳又曰靜中有



物者程伯子所謂亭亭當當直上直下之正理是也又曰心性至爲難明謂之兩物又非兩物謂之一物又非一物除卻心卽無性除卻性卽無心惟就一物中分割得兩物出來方可謂之知性數語已顛撲不破吾丈謂心之理便是性六字亦顛撲不破矣尋常見世儒以在物爲理爲程子錯認理在物上以窮至事物之理爲朱子錯在物上求理頗爲絕倒此不獨不識理亦不識物名爲合心理而一之實則岐心理而二之此程子所以喫緊謂

學者先須識仁識得此理自不作如此見解也老丈之意惟恐學者開剖割裂岐心性爲二竭力指點曰虛靈知覺者卽精微純一之備具也誠然誠然然要在人之用功何如若存養此心純熟至精微純一之地則卽心卽性不必言合如其未也則如朱子曰虛靈知覺一而已矣而所以爲知覺者不同不嫌于分割也何如哉其與前論岐之平來

與錢啟新二

覲華歸訊知道況殊勝先生所爲退亾喪進存得



先生將名  
略放寬

也道理實是如此非千休無一得矣易象經先生  
說明一字一句既知來歷今只味其言外之味受  
用無盡先生居其勞某輩居其逸何德如之年來  
此身在易中如魚在水此易在身中如春在木看  
得世間吉凶悔吝頗覺了了而世人懵懵愛莫能  
助如何如何之風心向欲求其善其心誠然至誠  
無口與揭陽諸生  
別來加工何如靜坐收攝浮蕩精神舉動守聖賢  
法戒貨色二字落腳便成禽獸貧儒少年從此清

以誘後學

楚方有根基可望舉動不苟則虛明中無悔尤之  
擾靜處益得力靜處收拾甯定則事至物來方能  
審擇是非不迷所向兩者合一交資而尤以靜定  
爲本每日如此用功不患人品不成意念高遠襟  
懷灑落加以讀書精專不必求工文字自無不工  
之理所業既工科第自在其中又何必營營于得  
失自累其虛明使彼此兩失哉此鄙人近來灼見  
波不誤諸兄千萬加察三千里外遙思往日相與  
之雅愛莫能助惟此言可贈耳



管翁最輕躬行差到極處且夫問其議論之誤也

戒之甚切

蒙先生印許謂攀龍于本體上頗為得手得手則豈敢云略知下手而已蓋此件事下手最難緣下手處多是錯也昔賢云未曾識得涵養箇甚未曾識得則纔著意便落安排任其自然便成昏昧也自昔聖賢兢兢業業不敢縱口說一句大膽話今卻不然天下人不敢說底話俱是學問中人說以心性之虛見為名教罪人者多矣打破一桶又做一桶末學未臻斯境想像應然使心意勉勉循循

請教亦寓戒規

俟其自化耶卻別有工夫耶望先生教之

與管東溟二

竊窺先生大旨要在統一三教所以統一三教為欲度盡眾生此是先生願力其他種種法門皆由此起用蓋先生實見得毘盧性海本共一家而三教聖人原無二性分吾儒分二氏總是妄生分別反使大道自限藩籬故拈出羣龍無首破道統之說使素王不得獨擅其尊拈出敦化川流示遮那全體見儒教不過三流之一創邇太極于無極之



旨欲學者從此悟虛空法界之體不然終落儀象五行立聖體仁體二宗見宜聖元公而下儒者不過究竟仁體猶未窺見頭顱先生牘中大義數十此其最著也蓋先生于佛氏之學可謂精詣其體而大宏其用者矣然于聖人之道終有不合攀龍自奉教以來虛參實體久矣波不敢以口耳之間求異于長者但微細體勘儒釋源頭相似而實非佛氏渾淪空體真彷彿太極而實非聖人之太極得無所得真彷彿中庸而實非聖人之中庸此處

最難下語最未易信除是盡置佛學反求諸六經切證諸日用另開眼界另作思維自然見之見則不獨路徑夔殊直是源流各別說者曰儒釋體同而用異是大不然道本無體體本無朕只就用處見之由其用處如是所以知其本體如是試看儒佛用處何如便可默識其體故三教之異非其川流之別實是敦化之殊非二本也此一理耳聖人體之凡民由之異端背之然既曰一理何以有此異端亦是此理中合有此端蓋天地間對待之理



有陽便有陰有晝便有夜有明便有暗有中國便有四彝有吾儒便有二氏佛氏之教陰教也觀其生于西方宗于夷狄所言皆鬼神之事槩可見矣自古陽分中極治之世何嘗有佛氏來陽極盛則陰生三代之時世界已屬陰分至孔子之時吾道大明其盛已極而佛老遂竝生于其間迨後世運益下聖道益衰佛老司教各以其類也然陽全陰半故聖人之道通于幽明而二氏之學不可以治世又其定分矣其在今日將柰何曰使

勿視為粗  
迹語實技  
厥大頭顱

之各得其所而已儒宗孔釋宗佛道宗老斯不害不悖之義先生所謂祖述仲尼憲章聖祖之實也何則儒者自應誦法孔子孔子道無虧欠本不須二氏幫補聖祖所以不廢二氏不過以其陰翊王度使其徒各守其教亦未嘗合之使一也故儒者闢之扶陽抑陰之人事也其次分之觀于陰陽消長之天運也而先生乃以統合三教為今日經綸天下之大經豈其然乎抑嘗熟玩先生之書而思得其故矣人之于道猶足之于路只分歧處一步



從未究心  
以經

高子遺書 卷八  
左右以後便各成路徑原夫先生從明哲悟入以趨大覺之體迨後讀華嚴見性益契無倚之智至于儒者六籍皆先生悟後印證故究竟只成佛門見解觀先生以神武不殺飛龍大人至聖至誠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之類隱隱皆推重如來而所謂乾元所謂太極所謂敦化隱隱皆指毘盧性海蓋所見無非是物也至于尊崇儒矩排斥狂禪亦不過謂世法空然而窺先生之意實以一切聖賢皆是逆流菩薩本無三教惟是一乘耳故攀龍謂先

生之學全體大用總歸佛門而後之信先生者必以牟尼之旨疑先生者必以仲尼之道龍謬承先生之教使推敲其說以浚千古疑信此是先生體道虛懷龍何人敢與于此伏而思之先生既以赤心俯詢龍何敢不直心仰荅如前縷縷蓋是千古同然之疑幸當先生之世一明浚之學者幸甚

上儕鶴趙師一

渭南居鄉不識賢令尹居官不識賢鄉紳復何言其他事龍今年自東林會期外卽入山閉關以學



問宜靜以衰年宜靜以時局宜靜此時山中人不  
一味靜默非學矣老師以為何如

上趙師二

龍去年得胷膈之疾殆矣急勇猛擺脫一切世事  
盡情棄捨終日怡怡觀大化流行久之身心內外  
瑩然朗徹病亦自愈自喜因病得藥又因藥得病  
不免習成癩惰令姪丈在此年餘于老師亦無一  
字報聞秋來方始整頓伏念老師當此秋爽不知  
于何處行樂以何事為樂世局如此總無開口處

忘懷退疾  
益信戰勝  
而肥

總無著心處落得做箇閒人自家性命自家受用  
而已見老師種種製作于海內知交如齧十指十  
指應心負老師一點痛心者非人哉龍滋懼矣  
老師位冢宰正百官天下賢俊鼓舞相慶天之畱  
碩果使陽剛來復也國祚靈長于是乎徵況老師  
之命甫下皇子之生接見陽德一享福慶交集龍  
不意晚景見此盛事日為笑樂而已方今天下之  
害在天曹不清天曹不清在司官得頂賂而引用



匪人衣鉢相禪除得此弊而精選天下正人君子  
以實四司是第一義又精選巡撫以安民生精選  
學道以端士習其于治理思過半矣

荅趙師四

世情難調自古而然調世情者非在世情中鍛煉  
極熟不能以老師天際真人俯視世情如蠶蠅而  
能爲蠶蠅相調乎然譬之入海者旣在同舟不得  
不調其捩舵開頭持篙擊楫之人在彼則世情在  
老師非世情也渡苦海者法當如是無可奈何矣

以援世不  
以媚世

候趙師五

奉老師之命不敢言時事亦不忍言也惟是老師  
之事每念及卽不能眠食所誣坐者不知將何究  
竟老師何以應之當此患難非平生學力抵當不  
過老師得力者專望詳示龍屏居湖干不見一客  
洗心待盡而已但見本性本無常變變動他不得  
一切變幻皆銷歸于此此則可對老師言者謹遣  
一豎一以候老師之安一欲印證行持一欲知貴  
地當事所以措置斯事者貴郡公爲御冷門人御



高子遺書 卷八  
冷爲老師至切良不易得龍嘗謂惟天下大人物  
受得大磨折蓋天欲立千古勗樣老師暮年一出  
擔此大擔子定數也豈可逃乎惟祈老師善自保  
衛候天之定

荅錢御冷

翁臺正氣天高淡心地厚真世道所藉覆載敝師  
趙儕翁先生久不聞問近日始馳一豎候之乃翁  
臺默默救援真懇如是殆九廟之神借靈于仁人  
非偶然之故也捧緘感而欲泣異夢兆自翁臺必

學本古  
習

有奇應辱貺謹拜茶筍以享明德

荅葉臺山

攀龍迂鄙無似少讀孔孟之書程朱之訓退而體  
之日用彝倫之間恨稟賦庸下愈鞭策愈蹇躓不  
前故覺聖賢之言愈淺近愈精淡蓋一字一句有  
終身用之不盡者乃欲舍是而別求異端之說直  
當面蹉過矣故嘗妄意以爲今日之學甯守先儒  
之說拘拘爲尋行數墨而不敢談元說妙自陷于  
不知之妄作甯稟前哲之矩矱爲鄉黨自好而



不敢談圓說通自陷于無忌憚之中庸積之之久  
儻習心變革德性堅凝自當恍然知大道之果不  
離日用常行而步步蹈實地與對塔說相輪者遠  
矣鄙見如此所謂學究頭巾語也門下闢邪衛正  
之意真矣至矣而所取如龍者則非其人然願以  
此折節下士之誠廣求海內必有以副門下之意  
者使此意引而伸之浸昌浸明來復有日矣

荅朱平涵

年丈以地方役事冒羣譏眾訕毅然爲小民造命

只一實事  
不實便非  
學問非人  
品

此大丈夫所爲卽此一事他日立朝之概可見居  
廟堂之上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此士  
大夫實念也居廟堂之上無事不爲吾君處江湖  
之遠隨事必爲吾民此士大夫實事也實念實事  
在天地間焗三光徹萬物而常存其不然者以百  
年易盡之身而役役于過眼卽無之事其亦大愚  
也哉弟邱壑中腐物也有虛見而無實用舍年丈  
其誰與歸尊東有云弟與王年兄論動極靜極之  
說已忘之矣然吾輩學問以眇爾六尺爲太極作



管子遺書 卷八  
箇骨子則陰陽動靜又不足言也何日得一抵掌  
臨書慨然

與蕭自麓一

先生年高德邵愛莫能助惟是大化流行未嘗止  
息君子之學上達天德非法天行何由焉聖王之  
德至矣而几杖戶牖之銘工瞽史巫之警如是兢  
兢者以宴安之可畏也則孺子可爲長者誦斯言  
矣朱子已畢覽否攀龍敢斷謂士不志于聖人則  
已苟欲求聖人之道必從此入則無差失聖人之

道閑邪存誠一語本體工夫兼至而夾持之功則  
莫如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兩言之簡而盡敬則是  
敬義須索精故在格物致知敬義立而德不孤夫  
然後精明的確而無似是而非之弊不然知敬而  
不知集義則偏陋固滯或有敬非其敬者矣程門  
之學其大端不出乎此特其旨雖顯其言甚微至  
朱子而始發明詳盡學者便得下手耳統惟乘時  
努力勿隨俗悠悠爲望

與蕭自麓二



先生尚說  
欲根世情  
人可不自  
按剔

某近來爲學雖知所歸宿第欲根隱伏世情隨觸  
而動收攝來卽有帖定時節而氣未澄凝終非天  
性本來面目默默點檢千病萬病只是志不端一  
想亦別無巧法專一淘洗收攝將去而已園池清  
幽借棲聽教客館閒身學力必倍昨乃怱怱思歸  
旣歸而始悔之孤興時飄飄而動終無奈老親在  
堂灑落不得也妻叔王謙齋名大益者司理于漳  
先生有意惠教或可覓便寄書三千里得先生一  
語喚醒醉夢中人當必有躍然而起者矣陸古樵

兄歸所詣必浚異日肩任斯道廣先生之教者其  
在斯人乎清侍未期臨書黯然而已人賦祖矣  
與羅匡湖一盡代賦此真學問出大學以  
學必須悟悟後方知痛癢耳知痛癢後直事事放  
過不得蓋盡性知命之難也先生過來人以爲然  
否二小刻請正是否乞判一語此請殊非漫然仁  
者萬勿棄之  
答羅匡湖二問  
人自有生以來一念妄想相織相續至死不已惟



高子遺書 卷八  
仗學力淡透此念忽破則真心豁然顯現方知前者之爲妄迷悟一關聖凡千里其要在一念之破不破耳先生過此關久矣然悟前妄爲主見真體固難悟後真爲主消妄想更不易十二時中空過不得作何功課幸詳教之

答羅匡湖給諫三

貴鄉飢而老先生盡力如此真學問也大學以明親止爲一物一事就中揭出本始使人知所先後而先于格物致知格物者究竟到極至處知本之

所在卽明親止一齊在此其義備于淇澳一段蓋知本確是格物而此段又確是知本大學明言此謂知本此謂知至此段又明言此謂知本不得紐合誠意中老先生以知本爲致知大旨已了文義久當自會蓋攀龍是數年憤悱得之非漫從也如刻教不知在腸中幾盤旋矣得一木字到手更有何事但此事頭面易見肺腑難窮古人下格字致字萬分鄭重老先生洞悟心靈只體帖天理便見天理與心靈又豈有兩物妙在體帖兩字耳只在



一部大學中懸空體不出泛濫亦體不出也盲人  
之見而陳于離婁得毋一噴飯耶

荅耿庭懷

得教推求光景之說甚幸甚幸聖門所貴默識正  
謂須識得此體此豈以靜而有動而無邪既識得  
則惺惺了了自然知是必行知非必去矣若用處  
一差卽是本體不徹而所謂見者乃虛見也虛見  
之謂光景也如靜中觀喜怒哀樂未發氣象此爲  
未見道者引而致之正令于心無所著時默識其

是必行則  
管中無事  
矣非不去  
卽介介爾  
許多不安  
處矣何由  
復得人生  
而靜以上

體此見性之捷法也真見得天命之性則真見得  
道不可須臾離雖欲不戒懼慎獨不可得矣戒懼  
慎獨亦不過一靈炯然不昧知是必行知非必去  
而已所以然者何也此件物事不著一毛惟是知  
是必行知非必去斬斬截截潔潔淨淨積習久之  
至于動念必正方是此件不然只是見得他光景  
不爲我有試體行不慊心之時還是此件否耶某  
平日體驗如此不知是否望老父母更正之

與陳思岡



兄近來學力何如性體發露否正念現前否二義實相須性體不透洩不得正念現前正念不純所謂性體只是虛見耳兄試體之以爲何如

復錢漸菴一

東林會中傅先生發改過修慝之義尤爲同學日用精切工夫自茲以往口事斯語而已往者見禪林古德有言末後世明道者多行道者少惕然有省竊以爲于今之世不忠本體不明惟患工夫不密不慮理一處不合惟患分殊處有差必做處十

分酸澀得處方能十分通透天下事大抵皆然得之易失之亦易也先生以爲何如

復錢漸菴二

席上之言貢其狂瞽亦蒙采擇見老先生虛中無我之至矣知危者便是道心此提最醒得此把柄至于精一執中無難矣何莫非虛靈中間層級萬有不同卽如一小事至前所以酬應區畫之者孰非虛靈然要商確到極停當處便有許多推敲要果行到極慊心處便見許多搖撼于此見道心之

堯舜周孔  
而下壹是  
皆然



辨心性莫  
明于此

微而精一允執之要也人心一片太虛是廣運處  
此體一顯卽顯無漸次可待徹此則爲明心一點  
至善是真宰處此體愈窮愈微有層級可言徹此  
方爲知性或曰至善是現成天則有何層級攀龍  
曰所謂層級就人見處言身到此處見到此處進  
一層又一層見到天然停停當當處方是天則此  
卽窮理之謂也或曰虛到極處便見至善豈虛是  
虛善是善攀龍曰只看人入處何如從窮理入者  
卽虛是理虛靈知覺便是仁義禮智不從窮理入

者卽氣是虛仁義禮智只是虛靈知覺緣心性非  
一非二只在毫芒眇忽間故也老先生試爲一參  
究而終教之

與徐匡岳大參

大學一書某于文義尚有不浚于中者近始浚之  
此與李先生稍異者以格物致知而知本以知本  
爲物格知至耳至于主意則在知止工夫則在知  
本一也吾人日用何曾頃刻離著格物開眼便是  
開口便是動念便是善格物者時時知本善知本



高子遺書 卷八  
者時時格物格透一分則本地透一分止地透一分耳老先生試體之

答曹真子論辛復元書

名全河汾人

復元公聖質也見在已是吳康齋先生等輩矣說者謂康齋不及白沙透悟蓋白沙于性地上窮研極究以臻一旦豁然康齋只是行誼潔修心境靜樂如享現成家當者快樂受用而已然其日漸月磨私欲淨盡原與豁然者一般卽敬軒先生亦不見作此樣工夫至其易簣之詩謂此心惟覺性天

通原是此樣境界不可謂其不悟復元公再旨進此一步大儒矣但恐其質妙行敦身心已定疊得去日用已灑落得去不信有此一步只有一試法須自知之有妄想否有倚靠否若有妄想卽樂亦須假物如讀書亦假借也若有倚靠卽敬亦是倚靠如以敬直內便不是直也弟得其樂天集如飲沉澁不忍釋手故不能奉璧更望翁臺再見賜其養心錄千萬千萬

與劉雲嶠一



高子遺書 卷八  
千古西江為道德忠節之區今海內所傾心注目者台丈與南泉先生而已儒者經世之學不格物不止善毫釐千里所關于天德王道非小望台丈于憂中更進百尺竿頭一步也弟宴居淡念以為當今世道交喪無計挽回惟是諸君子澹明此事則或出或處總是撐拄乾坤其餘非綱要所在也台丈以為何如

與劉雲嶠二

今之學者每好言悟夫悟誠足重矣非悟則無識

虛見地自  
了漢須自  
窮究

識非默識則何以學何以教何以不厭不倦然悟者虛靈之偶徹本體之暫現也習心難忘本真易昧故非真修不足以實真悟若使天下萬世之念不切好善惡惡之意不誠徒執一見自作過活假饒身心安頓得下恐非千聖血脈也知年丈辨之審矣弟懼謬誤正在臨歧不審年丈何以教之復朱密所

嘗讀孟子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未嘗不廢書三歎夫曰能言而已何遂為聖人之徒蓋誠有



大不忍于心如新亭之涕視神州陸沈汲汲望天  
下勤王之師也茲者天幸海內聲氣稍動吾輩既  
得路徑不差須從身心上實履出來乃爲能言乃  
可距楊墨弟雖不敏請從老公祖之後鞭策其駑  
駘疲足以不負斯語

與何天玉一

諸賢得釋海宇同歡況足下之于僕耶間報之日  
亟呼酒稱慶一時侍兒亦有奇喜可見心之同然  
今足下已置身雲霄之上足以羽儀天下所被服  
者明霞所餐者沆瀣乃纖塵不到之境若如光音  
仙人貪食地肥便身重不能上天矣慎哉自愛僕  
恃道義之愛敢發此狂言然人心甚危雖豪傑之  
士常不能自制須得義理栽培讀書賢于他好知  
足下有味斯言也

與何天玉二

昨與門下無語不契合也區區鄙意則以門下既  
開此眼更無別事足赴之而已離之初九惟敬錯  
然之履一片大光明日就月將在此所以爲踐形



盡性也困知錄已卒業否以爲何如

答吳安節年伯一

聖學不全靠靜但各人稟賦不同若精神短弱洩  
要靜中培擁豐碩收拾來便是良知散漫去都成  
妄想益驗念菴先生無見成良知之說也

士常答吳安老二

人生處順境好過卻險處逆境難過卻穩世味一  
些靠不著方見道味親切道味有些靠不著只是  
世味插和兩者推敲儘有進步若順境中一切混

過矣當此世局正是玉成不可不知也老年伯玩  
易了心是無上勝事滿目生機充塞無間人于其  
中藐然有身但曾次不著一物時內外融徹純是  
易也卽易是心無心可了鄙見如斯老年伯以爲  
如何

答吳安老三

官至九列當邪正水火之時而屹然持正不失天  
下之望非老年伯平生學力何能得此聖人重成  
名豈好名者可得而假乎總憲公完名去矣協院



高子遺書 卷八  
公以巧成拙只看今日結果便知當年下種造物  
之于人真者必顯其真假者必破其假靜中觀物  
良有味也賢孫之變誠爲不堪第看破一命字便  
可一切放下知老年伯之朗照在羣物之表矣

與洪桂渚

邇來道況何如世局如此吾輩自檢處欲日虛日  
密自信處欲日堅日泰也近因一二事觀天人之  
際如呼吸相應詩云胡不相畏不畏于天甚矣天  
之可畏也甚矣天之可恃以無畏也丈自可默識

于言意之表矣

答陳伯襄憲副

侍于君子以來忽卽歲月門下敷歷中外實心實  
事日見之行此之爲德以返福者可涯矣邪今年  
大浸稽天民在飢溺此仁人盡力之秋門下居尊  
職要凡念諸懷吐諸口者皆膏澤也此地此時得  
愷悌如門下真上帝不絕民命矣弟迂疏腐人年  
來惟是朝聞夕可一事如盲者在途俛俛乎其未  
有適無足爲門下道者猥辱存念獎借逾分是門

四字寫盡  
先子一生



高子遺書 卷八  
下與人爲善之至意也惠書惠儀謹拜長者之賜  
楚中歐陽宐諸精金良玉也隨事幸一表章之他  
如郭明龍周二魯皆門下友善所宐及附以聞  
龍正謹按是時先公副楚臬以余輩累多不  
攜之官故貽先生原書未及見讀先生報章  
德業相勸而先公拮据賑濟果已多方又歐  
郭諸公與先公不約而孚信乎同心之言其  
臭如蘭矣  
與吳子往一

接教言連日精神不暢此不可放過几天理自然  
通暢和樂不通暢處皆私欲也當時刻喚醒不令  
放倒作科第業不足妨兄但見得顯晦分定毫髮  
非人力所爲信得徹底此一片田地方潔淨方有  
做工夫處不然任是嘉種田地蕪穢發生不起韓  
昌黎曰將斬至于古之立言者則無望其速成無  
誘于勢利養其根而埃其實加其膏而希其光夫  
昌黎之論工爲文章者且當如是況求聖人之道  
者乎



子往先生  
嚴事忠憲  
服而感之  
以此

與子往二

荻秋大足陶鑄學者兄勉之弟所見兄閒適之味  
多所窮之力少故經年之別而無疑義相參坐讀  
書不多悠閒過日之故也兄之文章自是錦心繡  
口一時絕調毋過怯之而苟安焉使此事進退維  
谷反為靈府之累也亦在多讀書使外來之間見  
與性靈之趣味相浹出之不難矣讀書而氣逼塞  
不暢此是內外相拒不相乳入之故勿顧而愈前  
至于旬時彼此相黏而融融矣心即理理即心理

散見于六經間見狹而心亦狹非細事也兄勿疑  
于此

與子往三

與兄別後此件工夫無可告語印證殊無日新之  
益家居只隨分應酬尤悔日積但徵色發聲之間  
皆為鍛煉琢磨之助亦自得力因此愈知直方之  
工動靜一體而成靜中有毫髮私念攙和便不能  
直動中有毫髮世情黏帶便不能方愈直則愈方  
愈方則愈直妙處真不容言也兄靜坐已得身心



高子遺書 卷八  
妥帖否有不妥帖處皆屬安排皆非自然蓋此箇  
心體無有形體無有邊際無有內外無有出入停  
停當當直上直下不容絲髮人力但昏雜時略綽  
喚醒一醒卽是本體昭然現前更不待認而後合  
待認而合則與道爲二反成急迫躁擾矣日前見  
兄多有無事生事處或因用功煩惱或遇佳境貪  
戀或修業而又慮累德或修德而又恐遺業此等  
皆非主一先難之義甚乖湛然之體要于此處灑  
灑落落始覺自在耳至于靜中不可空持硬守必

以淡相知  
言極剴直

須涵泳聖賢之言使義理津津悅心方得天機流  
暢兄試體之大抵性命心切天下事自無不可爲  
不然則虛生虛死

吳子于善無所不受故高子言無不盡高之

切正見吳之虛

與子往四

弟觀此道旣爾充塞形色卽是天性但隨身所在  
一切整齊嚴肅許大乾坤便樞紐在此總無餘事  
矣歸途或來訪兄



與周自淑

東省大災古今罕見吾兄貧而當此不知何以作  
活每恨無魚雁可通此念也關中馮少墟先生講  
學外世為局此中顧涇陽先生論學與世為體當  
時見涇陽先生為大此時覺少墟為高何者與世  
為體者世與為敵矣弟年來又受世敵之益一切  
動忍為洗心退藏之助也

答史玉池

定志之教丈甚見其大弟即反而思之于三賢所

謂毅然已任者

來書云范文正以天下為己任司馬公以天下是非為己任明道先

生以興起斯文為己任

罔然無有也今日為計惟有責志不

責其無三賢之所任責其無三賢之所學而已蓋  
恐一念向外不免有舍己田而芸人田代大匠斲  
之病也弟居平惟日取諸聖賢書循循而讀之內  
體諸身而合外應諸事而順自不覺其篤信而深  
好之故自學庸語孟周程張朱諸書而外不敢泛  
有所讀確守師說亦不敢自立所見出而應世一  
秉其所信亦不敢有所委曲求濟于其間不審其

人所忽略  
在此故難  
能在此先  
生只是認  
真便到聖  
人也只認  
真二字



間尚有弊病否乞爲弟細察之弟極愛魏莊渠先生言吾輩若透卻名利關人安能軒輊我縱毀我譽我萬方我只消不見不聞便都了卻我若是真金儘教他做烈火儻還有些渣滓卻藉他做洪鑪猛煎熬一過添我多少精神此與行無忌憚而不恤人言者相霄壤丈所謂大爲警悟一番但不可因之動忿心者正兩得之若于此不透正坐爲己之根未淡怒于毀者必喜于譽卻似平日所爲好事不過欲人道得一箇好于自己性分都無干涉

也元臺兄昨相聚兩日簡淡之趣殊足以藥弟之所不及又言吾輩氣象須要涵養和粹始得卽人以非理相干但勿從之不必生疾之之意弟淡服其言其他見解多有不然自孔顏濂溪明道而外如曾孟小程張朱皆有詆議察其淡病不免落于禪宗吾丈會時當切劘之此兄今人所難得不欲其終于此而已也

淡愛

得吾丈祕書之報喜而欲狂蓋得其人則邑中之



都從百姓  
起念他人  
只見朋友

庇也非其人則蠹也庇與蠹相去遠矣令先公不  
爲蠹者也故天以文報之文慎自愛萬里之行自  
此始矣都下人事碌碌能讀書否有直諒多聞之  
友否每讀論語至論齊景夷齊處便令人意思拔  
汗泥而升雲霄讀孟子陳代景春章浩浩然俯視  
寰區俗物都茫茫矣此野人芹味試爲文獻之賢  
郎留邸中爲佳少年拘檢數歲可望成性也

與張子慎

別來兄進修何如擺一分俗趣入一分道味勢不

兩立者也如兄聰明何事不成但恐志立兩岐耳  
今人自孩提至成人父母之教師傅之誨曾有出  
于富貴之外者乎根心生色不言而喻此念已若  
天性而真仁義反若矯揉安望有超拔沈淪能自  
覓求吾之所謂至富至貴者乎非豪傑如兄而疇  
望曩時面語今日緘書弟之鄙誠無出此語蓋弟  
誠自體驗廣居正路人人自有不待安排只爲此  
賊竊據其中故主人翁擯逐于豺虎荆棘之叢曾  
不得頃刻休息發大勇猛誓不與此賊俱生方能



高子遺書 卷八  
擴通道路光復吾廬舍此而談元說妙平居儘足  
自嘆恐當境分毫用不著耳弟于此正在交戰之  
時未知何日奏凱雖然吾之所謂至富至貴者一  
日到手外賊要不難除內修外攘正爾交資莫兩  
相靠不審兄近日持行何如風便幸一示知之爲  
望

與吳懷野一

弟年來認得學問要約處止一性字耳此處真假  
干涉非細若不將有生以後添出者盡情放棄不

見其面目也何日與年丈相對默然一印斯理

答吳懷野二

弟學同人之學無同人之精力故欲自遂其幽人  
之分量而以一歸爲悞畢竟東林掌記乃弟實銜  
五湖釣竇乃是兼官他不稱職此實語不敢妄也  
弟歸見敝邑東林諸兄蒸蒸日上進以弟衰耄如著  
緊鞭吾輩老矣幸見未發性地然欲從戒懼造于  
篤恭必有須臾不離道之工夫以復須臾不可離  
之道體雖欲罷而不能也理學家錄置坐右如日



侍教戒感謝

答蕭康侯

不謂康侯罹此大感喪禮久廢能勉而行之即性體也心境易開性分難盡此悟修之說非心性之辨言不真修非真悟也躬行君子聖人所謂未得者要形色純是天性聲為律身為度做到聖人亦無盡處所以為未得實不可得也故不悟之修止是妝飾不修之悟止是見解二者皆聖人所謂文而已豈躬行之謂哉問津書院成門下當以身肩

不修之悟亦為文千  
年同犯之  
病千年未

發之藥

之千古之業只在眼前不于他覓也

復陳敬伯

人生不向道理上去總是虛生道理不向身心上去總是虛語早下手一日省氣力一日惟文念之

答周二魯

先生云學涉元虛士迷利祿二語括盡世弊天下無真事功者由無真學術學術果真步步蹋著實地朝市山林皆有事在不必得位也

答瞿洞觀一

談學問都  
在虛處何  
其過高受  
病痛都在  
實處何其  
過陋



瞿好禪即  
用禪機點  
之

前尊丈為我慮水銀詐死良是弟則謂原是真金  
但一向埋沒耳弟自甲午年赴謫所從萬山中磐  
石上露出本來面目修持十五年祇覺一毛尚在  
去年一化方知水窮山盡處耳雖然聖解一破立  
盡凡情萬疊難銷古德牧之為牛弟則奉之為君  
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

寄瞿洞觀二

斯士士風民俗何如廣土眾民君子所欲老丈得  
之其與世俗吏傳舍一官者必有如燕駕越轂不

觀世音復  
生當為心  
折

可同年而語所以苦心畢力其間不言可知廊廟  
山林俱各有事在山林者一念不空即非真體有  
民社者一念不實亦非真空老丈從事心學已久  
知于此裕如弟正孳孳焉未有得手處也便中祈  
一示持行真諦

與顧新蒲

人有言曰安詳是處事第一法謙退是保身第一  
法涵容是與人第一法灑落是養心第一法信然  
矣然何以能安詳謙退涵容灑落耶襲其事則不



可久求其真則不可得遵何道而可曰心存則是  
心不存則非知性則是不知性則非何謂心存則  
是心欲如是則如是矣何謂知性則是知性之本  
如是則心欲如是矣不安詳者躁也不謙退者傲  
也不涵容者隘也不灑落者滯也躁與傲隘與滯  
吾性所本無也復于性則四惡屏四美具矣存心  
之謂居敬知性之謂窮理此二門者萬善所自出  
甯獨四者故學貴務本

與丁子行

見新詩知況味遠矣弟近來無他進益惟見得人  
生只有一箇念頭最可畏全憑依他不得精察天  
理令這念頭只在兢業中行久之純熟此箇念頭  
卽是天理孔聖七十方到此地位吾輩何敢說大  
話也

荅劉直洲

弟衰經中百里之內得顧涇陽伯仲與元臺輩磨  
勘商確退而閒居左右圖書歲月殊不惡適奉手  
札知足下禪根獨深欲與弟共此美足下念弟深



矣弟獨謂此道其徒自能爲之非吾曹之所爲也  
非獨不可抑亦不能何者釋氏之道始于止妙于  
空其空之妙卽空字更不容著故至于滅而倫理  
棄而事物絕而思慮其初雖須髮之微覺爲煩惱  
亦削去之吾曹今日能乎習其道者兀坐一室亦  
自有餘一交事物種種憎惡至于顛倒錯亂無可  
奈何則強曰不必安排頭頭是道不知拂于人情  
乖于物理者多矣吾曹爲孔子之徒自宜從孔子  
之教足下誠取四書沈潛體驗篤實力行毋先立

己見強聖賢從吾每一溫尋濯去舊見以求新知  
久之自當知釋氏萬般指引吾儒開口便見釋氏  
徹底精微亦儒家所不屑道者耳丈又云近于二  
程書更覺心適此丈入門之漸而吾道得人之幸  
也第先入之言主張于內爲力亦難儻于高明未  
合願姑舍之萬勿援釋合儒爲孔門大罪業今之  
陽尊儒而陰從釋借儒名以文釋行者自陽明以  
後更大熾足下才高力強尤大可慮與其似是亂  
真則不若淨守禪宗借此路亦可淡灑世味耳弟

劉欲以禪  
引先生先  
生姑令舍  
儒妙于拒  
妙于引



無所知識守先儒之說勉循下學但立志不敢不  
端語曰行百里者半九十足下姑取其志考之于  
異日可也不盡欲言諸惟願足下臨事平情毋輕  
喜怒得情勿喜之道常存之方寸此為弟負暄之  
獻

與羅止菴

自得教誨以來工夫雖多作輟每輟每續亦漸得  
力止修合一所謂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邇年來  
杜門益肆力于周程張朱四先生之全書洋洋乎

優優乎窮子一日而獲其寶珠矣嗟乎今世之士  
其無志于學者無論也幸而志于學則皆樂趨捷  
徑率逃之于在彼在此之間今人不可方物李先  
生獨揭止修之旨于是而自頂至踵皆為實地頭  
無動無靜皆為實工夫其意微矣其功大矣善學  
者得之則凡聖賢之言皆見下落如五味之相濟  
而不相為病不善學者舉一廢百亦有不覺其相  
為牴牾者何也聖人之言寬而不迫雖至于千變  
萬化而道則一也李先生提綱挈領之教說近于

夫子自道  
也愚嘗謂  
見羅南皋  
之學惟先  
生乃能用  
之



任是籠統  
人也提動

執然而執則迫矣故弟以為既得其大本則宜益  
涵泳聖賢之言而寬以居之斯為不失李先生之  
意也惟文精察而更教之

與王具茨

丈夫生世即甚壽考不過百年百年中除老穉之  
日見于世者不過三十年此三十年可使其人重  
于泰華可使其人輕于鴻毛是以君子慎之僕老  
矣此三十年從蠹魚中忽忽而過遂于世為不足  
有無之人努力春華敢望之大君子案牘之暇近

婉而風

牙道二字  
代言行微

思錄不可不讀謹致一冊聖度兄居恆道大雅津  
津然春陽醉人知仁者施政惠民正如斯矣

荅張雞山

龍每謂姚江之學興而濂洛之脈絕忽得大教且  
驚且喜不謂濂洛當再復中天略玩致曲言已窺  
見先生一斑確然聖脈無疑望先生以身顯道使  
天下信其人而信其道信其道而信濂洛諸君子  
之道也有宋大儒誠明之性明道先生是矣明誠  
之教晦菴先生備焉舊刻呈覽諸有拙見邇來正



欲錄出當以明年寄正

答呂釗潭大行

辱教舟行晏坐此最勝之事難邁之緣惟夙根道器能觀面不失耳靜坐只以見性爲主人性萬物皆備原不落空人性本無一物不容執著性卽天也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可以爲無乎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可以爲有乎天卽心也當其感皆天之用也當其寂卽天之體也必體立用行故于靜時默識其體觀未發氣象卽默識其體也觀者卽未發

者也不動于意故不可以有意言不可以無意言總只是一片靈明久著于物故不靈不明一念反觀便靈便明耳卽此是性卽此是天更無二物以此觀彼也自來研證所見之涓埃仰正于高淡者如此惟不吝往復惠教

答王儀寰二守

三教各自爲宗故起因結果絕不相同人但知性之不異不知學之不同夫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學習不同一者不得不三非性之有三習使然



也至于談良知者致知不在格物故虛靈之用多  
為情識而非天則之自然去至善遠矣吾輩格物  
格至善也以善為宗不以知為宗也故致知在格  
物一語而儒禪判矣茫茫宇宙辨此者實鮮老公  
祖精研于此豈非天之未喪斯文與

荅湯海若

龍為舉子業時則知海內有湯海若先生者讀其  
文想其為磊落奇男子也從入仕版以未得一見  
顏色為恨乃辱手書之及開緘誦之喜心欲舞及

以放蕩為  
廣大者讀  
此作何媿

觀賜稿貴生明復諸說又驚往者徒以文匠視門  
下而不知其邃于理如是龍嘗讀聖賢書見孔子  
言仁便說復禮孟子言浩然之氣便說集義夫仁  
者與萬物為一體浩然之氣塞乎天地可謂大矣  
而拈出一禮義字便分毫走作不得其嚴如此今  
時之學非無見其大者只緣這些子走卻便爾落  
艸門下諸篇迴別時說何勝為吾道之幸聊發所  
見大端以望金玉之音

荅吳嚴所司封



弟抵家至郡中之日卽翁臺榮發之日也後先半日遂失一晤令先公屈于一時伸于千古矣此是宇宙定理弟嘗謂以暫則正必不勝邪以久則邪必不勝正正不勝邪者陰陽盛衰之勢邪不勝正者陰陽尊卑之分君子所以必屈于當世必伸于後世者以此世界甚長知者不于百年作小過活也抵掌當于秋爽微物寄意

荅區羅陽太常

伏讀老年文明德疏字字莫逆弟去年有勤學疏

不過因大疏而望聖主以警悟之機保任之法耳謂其君不能不敬莫大焉故甯冒迂闊之譏不敢蹈不敬之罪形色天性卽形卽性卽性卽形此之謂躬行君子此之謂君子所貴乎道者三此之謂根心生色聖學所以與佛學異者只一性字性者理也理者矩也從心所欲不踰矩方是躬行方是踐形拙說蒙年丈印可何幸何幸講之于口體之于身二語奉以畢世不然只是講不是學也弟已歸恐弟南而年丈北又未得于一水時通問訊也



答吳進士

古人奉天命以周旋不敢褻而棄之者如士人得一第天卽以君民命之矣仕宦而不予兩者起念非天所命也弟觀世間做敗皆緣此念不真弟非能真者不敢不以望天下俊傑如仁丈也

答友人書

向者老生常談耳然向世人語便以老生常談一噓棄之固知非門下之敏不能味無味之語也得教喜躍無似然尚在見解上盤旋若便從此下手

一切放下一切淡去淡到極處方是此平常真體此體雖極平常卻極奇特彼自能孝能弟能忠能恕一毫不須人力攙和雖聖人所不盡卻人人所共能門下試默識默識兩字是隨時隨地隨事真工夫也

答吳百昌中翰

至都下適海內同志一時益簪可謂此生遭逢之幸而鄒南翁馮少老又以聖學相參相印二老卒以學去不肖亦將繼之學之不容于世如此然旣



謂之學不必其容也以容爲學豈復有學哉想台  
文學殖日積道況日佳蓋格致者皆推究其極之  
謂推究到極處卽太極無極所謂至善也此是一  
塵不到萬理明淨之境況味何如哉學之所以爲  
樂者以此慕崇文如饑渴想黃山在夢寐未知此  
生還有此緣否言之神往

荅田雙南

聖賢息息只是學聖賢之學息息只是仁所謂逝  
者如斯不舍晝夜也極平常極奇特若鍛煉精純

渾是此件卽通乎晝夜更無生死豈不大哉弟有  
志于此而茫乎未之有及也台臺取其一二推測  
之言自是與善曠懷使弟益勉勉于斯者皆台臺  
與善功用矣

致周懷魯中丞

三吳不幸橫罹水害是乃氣數適窮然大幸台臺  
當路此真天心仁愛夫以萬萬生民寄與台臺一  
身天之所以待吳民者可謂至仁以台臺一身活  
萬萬生民天之所以待台臺者可謂至重邇者伏



情三款未  
行

見大疏及一應文移真足仰酬蒼蒼之意俯慰林  
林之望卽某等亦不覺感激涕零況忍死待拯之  
民哉竊惟目今民間雖未甚闕食危急已在冬間  
宜先知應賑人戶之數然後可預處米穀預立給  
散之法攀龍稽考古昔咨諏老成謹列三款仰備  
采擇然此事所係全在得人卽如審戶給散二事  
欲正官爲之勢必不能當精擇佐貳須台臺特委  
許以特薦免其一應迎送及本衙職事使專意爲  
此另給食錢寬以日月禁其煩擾地方諭令訪求

爲地方造  
事全在豫  
知賢士大  
夫

何等筆畫  
作用

各鄉公正有德之士不拘紳衿耆老相與商求務  
使澤無遺人人無冒澤如不盡力且以賄聞卽時  
鎖拏問罪如此庶幾事事得實但佐貳官堪委者  
極難其人又須訪問各處公正縉紳士人耳又惟  
台臺爲民請蠲請賑至矣極矣然又有事外之念  
焉今杜監部實司農耳目不可不使之與台臺同  
心密有揭報劉稅監實內庭耳目不可不使之自  
爲稅計豫報災傷此亦一助也伏乞采擇







窮之冒必不繼也惟是隨門逐戶什伍相稽當時  
給票據票給米自無中間展轉弊竇民受實惠喫  
緊在此望仁臺亟給賑票及文簿先就興道鄉四  
河口爲始蓋以此鄉爲最低最饑且縉紳則有葉  
元室兄之賢住居此鄉可相參酌謹以票式及簿  
式呈覽幸仁臺裁之其餘勘荒勘圩則可一舉兩  
得待荒冊造成行之未遲也

與林平華父母

敝邑解軍之役民間最爲重累近易官解百年疾  
苦一朝去之但當時原議每百里盤纏二兩蓋念  
差役道路防閑之苦經過衙門使費之累故稍優  
之于時當事者以爲太饒每百里減去八錢自遵  
行以來則伎手之累又不減于民真有賣屋賣妻  
猶不能償債者近呈道尊蒙許亟行伏乞老公祖  
卽爲一申復其原議百里二兩之額庶幾民間眾  
擎易舉出者不以爲厲差役見利忘勞行者不以  
爲苦而此法可垂永久矣

與林平華父母二



東林之政仰荷主持遂得微寵于各位老公祖儼然賜命重之宏施煌煌斯文實式臨焉然而揆之鄙衷尚有不能默默而安者昔聞邑先達文莊邵二泉先生嘗建尚德書院祀李忠定矣比部華補菴先生嘗建崇正書院祀七賢矣還按東林故事二泉先生嘗屬補菴先生重行改葺矣竝不聞上煩公帑下煩里中父老趨事也惟是惠山尊賢祠二泉先生實倡諸紳共新之則亦謀諸一邑而已卒不聞上煩公帑下煩里中父老趨事也典刑

具在龍等何敢有違己而反覆思之祠堂之設主以龜山先生配以羅胡喻尤李蔣邵七先生崇往厲來于是乎繫是一邑之公也至于會所之設廣麗澤也乃龍等之自求助耳書屋之設備藏修也乃龍等之自求益耳是二三同志之私也其爲一邑之公也請得奉揚明德庶幾翕然興其仰止之思以無負表章至誼其爲二三同志之私也請得退而守固陋之分無容藉口談道之名醜顏非格之賜以致處非其據貽誚伐檀懇乞特賜鑒裁轉

荆事時如  
此嚴介廿



年後猶有  
劫運舉動  
可不慎與

達于各位老公祖幸蒙許可鏤刻有百倍于恆情者矣

荅湯質齋

弟觀自古聖人參贊化育只有扶陽抑陰四字謂之扶抑畢竟特有低昂特有低昂畢竟眾人不識故眾人不識處正君子苦心獨運處也台丈云不著一邊豈不爲持平極則弟猶恐著一己意思爲不著之著不若廓然只聽之通國正人公論爲著而不著也

荅段幻然一

今上御極以來江陵煽虐以後未有如婁江之邪毒者一切否局皆其所造廿年虺螫一揭鴟張而台丈于雜然羣枉獨獲大首自此誠宜提綱挈要相候乘時凡天下之事去其太甚則人心胥服求之已甚則人心胥疑匪特爲小人之藉亦恐爲小人所乘矣

荅段幻然二

台丈云斷粗慾易斷細慾難誠然誠然學人難



高子遺書 卷八  
于不見道耳台丈見道既久只收拾精神復于未發乃爲著實若放空擴去猶未帖帖把住放去二者之病知丈所不蹈也二者幾微之異試參之

與段幻然三

知道體去歲頗有微恙台丈星度年來未佳慎之慎之世事如此正論之伸無日然諸人舉動又豈可久可大者乎吾輩苟志于道此等事如陰晴遞變何足道哉道之行也樂而憂何者兼善難也道之廢也憂而樂何者獨善易也今日衡泌之樂諸

公貽之彼以爲足以困我安知我輩實以爲德與

與段幻然四

弟以出山故爲世不容老父母不出山亦復不容何邪然有口如簧不能易異代之白黑有眾如林不能亂上帝之視聽他又何足計乎雖黨禍未知底止暫得閒身儘作靜功吾性中卻無門戶天爵自貴廣居自富在人自領受耳敝鄉去年大水今年大旱人害天災一時并集非此學真難過日也楊大老得生還弟死無恨諸無足言者

至哉



非仁不能  
智先生大  
仁故大智

忠告善道

台丈在鹺司諸人密伺弟謂鹺事當重于惠商而  
輕于稽弊商之弊即上之惠方便之弊與耗蠹之  
弊不同也又聞有二上舍常持台丈手書騙人與  
人刻期曰某日當有某檄下矣幸其言多不讎人  
之疑信尚半乞為一密察焉

答徐十洲侍御二

救競以恟救囂以靜吾輩宜以身先之弟于東林  
只為乾之惕坤之括大會亦不舉只與同邑同心

默默做小學生規行矩步事時事非海內一二知  
已竝不吐一字同遊中岐路者只與論學不與論  
事如是而已

答徐十洲三

台丈到彼且當善藏丈夫舉事據吾真心所發締  
觀羣心所同如雲興雨作有自然之機難以前擬  
今未見有最勝義也

答劉石閭中丞

翁臺撫浙可謂大雅明哲矣而不免世忌以是知



高子遺書 卷八  
志于道者必不諧于俗然諧于俗者豈志于道者  
哉世之所忌者道耳以學道得彈射譬之以明珠  
彈人受彈者得珠矣浙之賢者湖州朱平涵長興  
丁慎所山陰劉念臺平涵曠懷穆穆慎所正氣浩  
浩念臺清風凜凜又嘉善吳邇齋今之黃叔度也  
四君一時首出千古名流翁臺地方人才當精意  
表揚翁臺足以重諸公諸公足以重翁臺弟之敢  
于及此夷門監所以重公子而報其虛左之意也  
人生富貴在天道德在己現前一舉一動皆自道

自成知大君子見之審矣  
因心察眼味此等  
香不荅耿華平中丞  
同然風塵具一念不  
兩浙名邦以翁臺名賢撫之人地交重浙有三大  
功臣有三賢太宰聲震宇內自三閣臣相繼今復  
三閣臣竝起一何盛邪人言天地之中古在洛今  
在越或其然與不知受天地之中而能養之以福  
者歸之何人而可與三功臣三太宰相光映也丁  
儀部慎所劉光祿念臺魏黃門廓園吳儀司蘧菴  
皆如金如玉不倚不流得翁臺正人當路而後諸

薦賢仍只



為民方不  
味本

賢始無戒心民之疾苦庶幾有聞于翁臺者乎此  
卽不肖弟芹曝之獻矣  
清芬遠播實足洗滌塵宇則功化豈在百里間耶  
鄧按臺好惡極正保撫臺一疏似累而實非累參  
福唐一疏似非累而實累大要舉事必于人心同  
然苟其同然卽有不同不足恤苟非同然卽有同  
者不足恃也而察于同然處須是一念不從軀殼  
上起乃得之耳以台臺之明因物察則如此等處

儘堪著眼也信筆及之以當抵掌  
與楊大洪二  
向見考選報淡慶世間有真是非朝廷得真人品  
天理之終不可絕如此夫乃裘葛再易不敢一字  
通問者時義然也攀龍遭此世界甚得便宜何者  
一味株守乃安樂法一味冰兢乃補救法二法足  
以卒歲矣惟是山林人一飯兩粥下得腹一頭兩  
腳帖得席在縣父母而已敝邑姜父母禔躬則冰  
寒磔苦宐民則甘雨和風蓋循良之最也乃以鄉



高子遺書 卷八  
紳鄉飲一事不能以無實無據之事趨時人之局  
遂失時人之歡若或中傷是父母能使山林人相  
忘于江湖而時人能借山林人驅父母于羅網矣  
自是而後山林人其危矣哉惟台臺念之

與楊大洪中丞三

弟自來心疑老父母之不宐去也而未能浚至昨  
聞聖躬不安中夜徬徨不能合眼因思古所稱社  
稷臣者浚不于自身起見浚不于格套起見并不  
于道理起見去此三見方是真道理始奮然起憬

然悟浚知老父母萬萬非去之時萬萬無去之理  
今日乃敢開此口非苟焉而已也幸高明勿疑聖  
上視學豈可憲地無人孫老先生未知體中何如  
老父母與左滄老不容不出矣

與楊大洪四

人世風波所不敢避聖朝雨露所不能勝卽精神  
之衰可知福分之薄爲力所不及之事一失脚時  
悔之無及矣趙師已有書盡言之望老父母垂念  
只使之趁好住爲所全者大也

至真之言  
世人難解



荅方本菴

辱教展朱子節要知龍之學以朱子爲宗龍何能宗朱子殆有志焉竊以自孔子而來欲尋其緒者必由大學大學以明明德爲主以格物爲先格物者窮究到天理極至處卽至善也此處見得透時更有何事卽如台教尋春尋樂皆由一旦豁然後自有此風景耳陽明于朱子格物若未嘗涉其藩焉其致良知乃明明德也然而不本于格物遂認明德爲無善無惡故明德一也由格物而入者其

學實其明也卽心卽性不由格物而入者其學虛其明也是心非性心性豈有二哉則所從入者有毫釐之辨也老年伯試體之以爲何如便羽乞一語波其是否

荅方本菴二

別來知道履萬福今年復得賢郎高發雖善門之慶實吾道之幸也欣慰何量張柏老來接手教提警備至向有東鄒南翁曰朱陸二脈竝行于世久矣但當論其來龍真結穴真不必問其何方何向



也所謂龍穴則老年伯當下識取本心之謂矣建陽亦無朱元晦青田亦無陸子靜信得斯心方信斯語但立教則不可不慎讀論語便見聖人小心其周物之知曲成之仁正在于此故附會失真者其真自在伎意下語者語卽流禍耳關中有敝同年馮少墟老年伯曾見其集否其學極正極透與老年伯諸書南北竝峙砥柱狂瀾此道不墜賴有此也大集中惟人心惟危一語于同然之心未合近見南遊記中以語大莫載洋洋發育屬惟危語

小莫破優優禮儀屬惟微恐宜再入思慮不可以老年伯之書垂于千古而有一語之不慊也無臉荅周綿貞中丞一公願前集身博火純至此番入朝淡悔出山太宰欲擇匠石之斤一斲漫鼻之堊而所遇者非其人紛紛宜也然亦有疏節焉心非不切延攬力實疲于應酬故各省諸賢氣脈不貫紛紛宜也方欲與相知共挽之而未得會楊大老一疏施拔毒之劑反發腐骨之毒縉紳之禍作矣京師地震兆在斯乎東南大水隱憂方大



高子遺書 卷八  
賴老公祖在事為民請命攀龍輩亦不敢不竭其  
力大夫一旅賦於養之賦又難與骨之養餘解以  
不荅周綿貞二大夫與時賦其賦之而未嘗會  
此中司農諸公皆以京邊無餉難于改折鄭元老  
之書實語也攀龍謂之曰無餉之空國難言改折  
矣無米之窮民獨可催徵乎折色雖無米本色并  
無銀兩者孰利孰害諸公頗語塞俟勘災疏至即  
可竭力從事矣今之肆毒者固在中涓與中涓合  
毒者實由外廷聞聖主知萬水部死甚悔大好消

直

息也目下為總憲事紛紛龍早自跳出庶不至網  
羅之惟為說甚長未易詳布  
四府公啟汪澄翁大司農  
竊惟天下之事有益于國而有損于民者權國為  
重則宜從國有益于民而有損于國者權民為重  
則宜從民至無損于國而有益于民則智者不再  
計而浚仁者不宿諾而行矣夫國家當此匱乏之  
秋畿輔山東川湖雲貴爭祈減賦之日攀龍等何  
敢復出諸口顧攀龍等所言與諸方異新征之賦

高子遺書 卷八 下 七



天下通樂  
居官者明  
知之明為  
之何故

與久逋之賦異酌量加派與請蠲加派異請折本  
色與請蠲本色異故曰無損于國有益于民也夫  
久逋帶征徒飽吏胥卑慢耳每見官府出一番牌  
票吏胥得一番牌錢卑慢持牌到民間但索牌錢  
不索逋賦即官府嚴拏欠戶欠戶亦但出杖錢雇  
人受杖耳民間費無限之錢國家何曾得錙銖之  
賦此而不蠲上受虛名民受實禍者也加派之害  
其害在照畝蕩灘山埧不毛之地原無九釐之額  
今有九釐之加民何能堪田上加派靜聽皇仁惟

蕩灘山埧勢不容緩宜隨各府田糧之則合成田  
糧一畝始加一畝之派地力既均民不偏苦庶可  
少捱以俟虜寇之平此則通融調劑上損不多民  
悅無疆者也至于改折之款但省民間之浮費不  
虧國家之正額當此民窮財盡之時正是救焚拯  
溺之計惟布折少求量免國家毫毛之損實小民  
邱山之惠若白粳糙粳菘豆稻艸四項南糧名曰  
民解實多為積猾包攬私侵入橐累年挖欠動至  
幾萬習為慣常民實無緩徵之利而國則有逋賦



吾浙亦宜  
倣此

之害此江南一大弊藪也年來雖屢塵部督而此  
弊不去畢竟難清若得竟為改折委官解京既得  
年年足額一洗宿蠹又可略省水腳充抵別需且  
各解常年率攜銀至京賤糴客米上納更有買籌  
私折者其價甚減何如官折白粳每石七錢糙粳  
菘豆每石五錢其值正昂此于軍國大有便利與  
稻艸改折尤屬無疑以台臺之明何俟詞之畢乎  
伏乞毅然主持即賜覆行台臺上為國下為民中  
亦造無限陰功所謂寶山之寶也

與李大司農

敝鄉田中一無所出欲其出本色之米并其折色  
之銀而無之空激萬姓怨恨而已今年照災輕重  
改折督其明春輕齎而來則可以救明年之急明  
年回空早兌督其後年先秋而至則可以救後年  
之急不損國家之賦而大得民心之和此其利害  
較然知翁臺之仁明不待其詞之繁也

與胡撫臺

吳中重役糧長為甚然常鎮二府原與蘇松不同



蘇松官戶之田浮于民戶民戶懼役爭詭入官戶  
 避役者益多受役者益少勢極重而不得不變常  
 鎮民戶之田浮于官戶可役者既多受役者累少  
 上下原自相安向年徐老公祖均蘇松之役并及  
 常鎮敝府自役官戶以來但見其害不見其利何  
 者官戶受役勢不得不託之親戚家人親戚家人  
 豈能盡體主人之意小戶輸糧噴有怨讟其勢然  
 也王老公祖以役官戶不若加役米加役米則畝  
 畝出米不必清花詭人人出米不必役官戶官戶

豈非賢者  
 信率講學  
 奈何負于  
 民

只一味平  
 心自然爭

多出役米是無役而有役也富民多得役米是有  
 役而無役也一時傳播萬口稱便令四郡有司倡  
 率獨無錫一縣奉行舉優免不役之田盡出貼役  
 民間以為最公最平之事矣夫縉紳受役而不親  
 供既未便于民隱若出貼役又復受役豈政體之  
 平乎乞老公祖念聖主詳細經畫之語畫為百世  
 可久之法令各郡縣約糧長每年所費多寡加派  
 役米但是役米既行之處即免官戶之役役米處  
 處得行則糧長處處無累官戶處處得免則小戶



事得安

處處無累永賴之澤也編審在卽具呈上懇

與秦華玉

行時勞費親丈者至矣是日爲團圓之樂又爲離別之悲惟江流浩浩漠然無情自有江流以來不知見幾人喜幾人悲而浩浩者萬古如斯有情之人不能如無情之物多矣弟此番入都大非昔年光景爽鳩之署素號白雲清淡安閒甚宜衰朽第權璫盤據強虜伏戎水旱幾徧南北稱亂無間軍民念之殆無事不憂不能以優游爲樂荒事在此

見先生用世之權

力爭蠲折蠲或不能改折可望幸大司農先與往來此公與論理不得一味恐懼以禍福尚有可入也

答陳筠塘一

令公恣意實從來所無大抵天下熱腸人應作天下喫虧人然願年丈百受人虧不可使熱腸變冷吾輩在世甯有幾多時百年喫虧人自是千古便宜人也

與筠塘二



高子遺書 卷八  
今之罡煞不可窮治籍其首于官餼之使攝其徒  
黨有事便可用之年丈在鄉有鄉之風波弟在朝  
有朝之風波大抵衰世熱腸之人無地非風波也

與筠塘三

都中景象全非壬戌年氣色中官橫行縉紳之禍  
未知底止弟謂外庭法用正直內閣法用和婉既  
未能拔其毒且須殺其毒內閣挾外庭之攻勸其  
勿侵外權多作好事以收人心故外庭不宜以內  
閣之和婉而謂其通內內閣不宜以外庭之直攻

而謂其聒激乃爲相成今頗相反弟以空言維之  
又何救焉朱平老一疏大爲君子吐氣年丈十五  
年不申之是非今日始申世人皆以爲善者未必  
得福爲惡者未必得禍只是眼孔小也

與筠塘四

今四海困窮岌岌矣弟在此只以安民爲主訪循  
良吏表之貪酷吏除之蓋此衙門終日與巡方者  
相通而都下五方雜處訪賢否反易于巡方之欲  
得諸監司者若訪之果確使巡方者糾核無誤民



高子遺書 卷八  
生猶可安也弟又爲條教列州縣之事刊布書冊而頒之年丈爲名守令惜不能縮地一商巡方者另有一禁約押之或可不至大恣弟所爲作一日和尚撞一日鐘不知其他矣

與歐陽宐諸一

得潁州之信下邑之民失其所天惘然無措況于弟哉如老公祖之廉明剛正詢之壽考咸謂無雙兩年宦轍所歷遂爲敝郡百世未逢之盛而盛事難逢盛時難再可勝於邑弟之蒙愛更逾尋常欲

方見交情  
亦是敬長  
上歐陽公  
雖不終聽  
然與先生  
歡好如初

報之德惟有盡其微誠老公祖兩年于茲庶事盡美獨有兩者未滿人心則貞婦逆奴是矣若老公祖自認爲誤毅然改正斯乃豪傑出格之事不惟兩事得正且一破世俗回頭不認錯之陋豈不悛哉古人以陳善爲敬則弟今日之敬莫有大于此者夫吾輩浩然獨往來于天地間者祇此自慊之心以一日之不自克而貽終身之不慊智勇如老公祖必不其然時哉不可失也弟豈不知成事不說但念公祖去後天下更有何人可開此口知己



高子遺書 卷八  
難逢有懷不盡亦恐自貽終身之不慊也

公祖與歐陽宐諸二不問夫也豈不賦與事不  
適與園適共榻相商此事共謂事關天理民彝非  
同細事若不盡言必貽後悔是負公祖也得老公  
祖在念則默默轉移豈無其會若必認以爲二事  
俱屬茫昧則大誤君子爲政不過因民之好惡民  
情如此何顯著如之而猶以爲茫昧乎若果有茫  
昧可疑則爲時許久何無一人發之而皆爲此憤  
懣不平乎弟輩波非作好惡者達民之情而已公

祖居上浚不如弟輩間見之真此正當用朋友之  
處乃反不用乎夫一貞婦也旣汗其名又殺其身  
又汗其體銜恨九泉何時而已仁人君子不爲一  
伸而作如此兩平乎一奴也妻主之妾子主之子  
反告其忤逆如此大逆不道而可視爲尋常乎

與歐陽宐諸三

知老公祖所苦未得脫然每念及之中懷如繫仲  
瀉醫聖前無古人其處方劑藥皆世人所不曉老  
公祖第畱數日令深察病本然後立方久服慎勿



空游誠佳  
空在何處

如此心事  
便可爲曹  
參

與庸醫參酌易其藥品違其輕重卽無疾不可愈也此中同志如昨近以章奏屢及東林未免多事弟輩但以空空游之彩筆畫空空不深也

公啟吏部留王郡尊

往者歐陽宜諸年兄之守敝郡也郡民皆謂二百年來二千石稱賢者未能或之先一旦奪而救賴上兵如赤子之失其哺母幸而鍾嵩王年兄繼之一守宜諸約束清正惠和如出一轍于是敝郡之民皆手加額曰幸哉一歐陽去一歐陽來如赤子

方號呼其哺母而忽遇之也不謂忽有西安之調郡之父母子弟及縉紳士人惘然曰有守如是卽其未至方願選擇而惠吾民況已至乎旣滿秩方願再借以究其澤況方來乎若以南北人不相習則使君已令崇德服習吳中水土庶幾無疾病也若謂才猷宜調繁劇則吾常爲財賦之區當南北要衝其地不下西安天子惠念之亦不宜下西安上之旣習其俗下之又安其政教無故而奪之何也于是同詞語弟輩曰吾子與使君同年籍而今



之司進退百官奉天子嘉惠元元至意為海宇擇  
 良守牧者亦惟吾子之年籍豈可默無一言置桑  
 梓休戚不問邪弟輩無以應故敢連名具書懇祈  
 于台臺伏乞憐父老子弟之至意亟為別選西安  
 守而終惠鍾嵩于敝郡不勝幸甚父老且將裹糧  
 走兩院走闕下而弟輩先之以此乞台臺委曲圖  
 之

如此守乃堪保留如此事乃可公啟

荅蔡虛臺

敝郡黎通府在敝邑攝篆僅二十餘日生等所見  
 以聽訟則明以讞獄則敏姦胥無把持之弊小民  
 無伺候之苦至于正弑逆之罪察淫僧之縱雪龔  
 鯉之冤皆通邑所欣呼踊躍以為真民好好之民  
 惡惡之之父母及去之日縉紳祖道父老攀轅皆  
 嘆曰人固貴自立以攝篆別駕乃得民如此哉則  
 又嘆曰人固貴乘時以旬日攝篆乃得民如此哉  
 生等謂此真異才當待以異等伏乞老公祖特為  
 表章以為懷才抱異不得一第而有以自樹立者

有此鄉紳  
 篆貳皆應  
 白勵



之勸風勵激揚豈小小哉敬以為請

與曾郡尊

敝邑諸文學具呈台臺仰祈卽賜申報學院洎道  
尊為先祖故黃巖令名材學宮俎豆也先祖以萬  
歷二十六年浙中按臺學道祀入名宦移文敝邑  
彼地祀名宦則此地祀鄉賢例也于時敝邑甲科  
先輩應舉者多恐至壅滯故未敢并舉今應舉者  
盡矣始及先祖與秦樂易先生皆乙科也實萬心  
同然萬口如一儻有疑似卽子孫何敢微非分以

為祖父不  
可妄乞思

榮在朝在  
鄉皆然

啟物議是以害為愛甯直非孝蹈大不孝也攀龍  
雖愚計不出此伏乞垂察

荅何府尊

今日事聖主非不焦勞公卿非不拮据卻如無舵  
之舟莫知把握無鍼之盤莫知向方良由左右竊  
柄雖用人發帑朝上夕下而精神血脈官府先已  
不通故百司一切積闕近幸川中亂賊誅夷過半  
海內思亂之徒尚有所憚長夏 未至守禦之  
計尚有可為或稍延歲月耳以九廟之靈聖主聰



明日啟政事日練別換一箇乾坤中興之業方可望也老公祖聲望甚隆皆知晉陵一郡金湯屹然緩急無慮即如習射一事良為地方至計若得推行五邑設誠服習老公祖不時都試示其鼓舞人善射則在在精兵何必練鄉兵募勇士徒擾而無益耶寵貺遠頒率筆復謝

與王三府

不腆敝邑老公祖儼然臨之士民拭目以觀新政謂必有所以乳哺而卵翼之乃數日以來與人之

募勇士百  
可兼行

鄉紳在在  
如此官自  
清民自安  
徒為斂飭  
之貌祗是  
始上忘下

誦頗似可疑有謂刑罰太重者有謂催科太急者有謂鄉民手持官錢不得以時收貯者有謂鄉民候比動經二三日者有謂鄉民賣米輸官市人持其急每致損時價十之一二者有謂鄉民逋賦未有如盜賊迎遊者有謂青衿行學戒飭出于公差之曲票以致諸生人人自危者而皆歸咎于貴廳之三役風聞是李姓曹姓計姓以為失老公祖之德意大都三人為之不佞輩不敢不以上聞恐為明德之累非小也連牘密啟總以成老公祖之高



淡惟恕其狂戇

與趙肖鶴

敝邑不幸有極惡棍徒任奎者勾引稅官至此將  
開無窮厲階于往來客旅蓋稅官係賣炭商人任  
奎以女妻之故與共成此計以誘太監也近日誣  
陷四行家即任奎平日所怨借稅官之勢而甘心  
之萬幸事在臺下伏乞台仁即將真情竟申太監  
以昭雪無辜豈獨生全四家龍輩私居之懣亦為  
少舒矣萬勿解此四人以投虎吻至于臺下所差

誰言言誰  
肯盡言誠  
有大不忍  
守心者

此生所犯  
必輕先生  
析義必當  
故請寬之  
若出自他  
人之口未  
必非鄉原  
學問

哨官嚇詐四家甚酷殊失德意四家與龍竝無一  
面亦未嘗以公義來求區區不平之心不容但已  
知台慈更有切于此者矣今上不特錄其志大義  
與尤時純  
方生事昨奉教大義朗然然于鄙心竊有疑焉吾  
輩當在在以慈仁植物令生機流行疑為至和若  
物方欣欣生植而吾乃橫摧折之恐非造物之意  
也弟尚恐獨見未是正之有道共謂空然故敢畢  
誠于門下浚當嶢嶢之以擴四海兄弟之義此義



善道  
公自應忘  
怒

為勝則他義為劣可弗問矣  
與李懋明中丞一之旨  
神交之久未得一接丰采方在瞻仰忽見大疏有  
復商稅一款豈以台臺見事之明不審利害正以  
台臺憂時之切不避嫌怨也夫不避嫌怨必大義  
所在可淺行而無顧此事是神祖一朝秕政光考  
幹盡是光考一朝仁政使今上不得繼其志大義  
之謂何如毒再發如防斯洩海內喪氣亂賊執言  
台臺固嘗稽之于眾不知何人誤台臺以為悞邪

讀至此李  
公自應忘  
怒

以攀龍于台臺但宐密規何可顯揭他事則爾此  
事不然正懼悛之者眾不可不一明其義也易曰  
先號咷而後笑攀龍不惜先號台臺自應後笑理  
有必然異而自同也不勝悚懼

至誠動人

與李懋明中丞二  
天下事固有異乃成其為同者翁臺西江不淡受  
稅害故于稅害知之獨淺即鄒南翁先生亦然攀  
龍以為甯使攀龍得罪于翁臺不可使翁臺得罪  
于天下後世此意可矢天日不爾不成吾輩也數



高子遺書 卷八  
年前已辱臭味之收今未得覲芝蘭之宇不省何  
日一伎談此地非翁臺久駐之所諸相知人人急  
翁臺之入也天下事尚可爲百惟努力  
天下與王東里黃門其爲同音餘臺西武不與受  
伏讀大疏人各有見豈能盡同然人臣爲國當杜  
漸防微懲前毖後有無疆之思不宐爲亂賊脫罪  
爲君父種禍如臺下所論兩朝之事者不肖直是  
痛心義難緘口請畢其說夫張差制梃美女代劍  
先進熱藥繼進泄藥以紫禁青宮之中忽有荆軻

聶政之入于飲食男女之內行其斧斤鳩毒之謀  
皆意想所不及天下萬世之公致討于亂賊者重  
而責備于君上者輕若爲隱諱則粉飾門面者虛  
壞亂法紀者實況其事彰明較著中外共知雖欲  
諱之孰得而諱之諱之一字是爲亂賊設護身之  
符今加以誣謗二字又爲亂賊立箝口之法臺下  
卽不顧往事獨不慮將來乎皇祖威福在手妙于  
調停是皇祖身上事皇考仁孝根心妙于隱忍是  
皇考身上事皇上祖考在念妙于處分是皇身上身

精于易春  
秋渾身是  
易是春秋



高子遺書 卷八  
上事若夫臣子君臣之義嚴萬古綱常守三尺法  
紀君讎必報君賊必討是臣子身上事上下相維  
竝行不悖烏得以討賊者遂爲謗君遂爲誣君遂  
爲傷皇考之明遂爲害先帝之義使天下更不敢  
開口說亂賊一字也王大成以優人誤入禁地而  
以比張差張敖未嘗知貫高之謀而以比張差之  
主謀者燭影斧聲本無其事而以比進美姝進熱  
藥進泄藥者一切實而虛之所以爲亂賊則善矣  
所以爲君父則吾不知也垂簾之說出自聖諭手

授方相國乃云臣子設爲不必然之慮且皇上何  
嘗薄待選侍臣下亦何嘗欲皇上薄待選侍賈御  
史之揭當時自有誤之者侍御所以自悔爲人所  
誤也大抵臺下言孝經尊親不言春秋亂賊言主  
上父子之親不言臣下君臣之義言主上一時之  
權不言宇宙萬世之經亂臣賊子聞之而喜忠臣  
義士聞之而懼一喜一懼之間所係世道人心豈  
其微哉國事所關不敢委曲中涉嫌怨亦不暇避  
伏惟高明少垂察焉

聖賢專正  
人心爲是  
治亂興亡  
之本



三吳異常水災拯民饑者急目前慮國儲者念日後弟謂天下事皆當顧日後不當徇目前惟救荒只宜顧目前不宜慮日後何者民既無食近患已在目前遠憂豈在日後耶幸改折等項大司農委之倉場倉場畢見老與今署事鄭元老皆通達正大能盡羣情俟勘災疏到通算所折幾何所存幾何略可支一年軍餉盡以惠民矣至于官買官兌許霞老所駁司農之疏者不知其出鄭元老也此

未嘗薄劉  
晏晏與桑  
孔原不同  
也先生具  
此眼

實其作外吏時已試良法但行之者難其人耳懋遷有無化居卽大禹救荒之法如劉晏等善理財者不脫有無轉輸台臺幸與有識者熟講之此法行改折更便矣陳筠塘湖州救荒見于朱平老之疏者民間轉輸也民間易而官府難何者官府謀國之心不能如大戶謀利之真也瘡后疲弱諸不及詳

柬周來玉侍御

仕宦者鄉評宦績而已鄉評則本地縣官知之宦



績則宦地上官知之今以本地縣官訐本地鄉宦  
 不言其居鄉之事而言其居官之事其宦地之賊  
 受于何人證于何人宦地上官曾無一言而于何  
 問于何追國家有如此法度乎恐亦徒成笑話也  
 其他削奪但足以損國威高士節不足辱也即使  
 刀鋸益足以損國威高士節不足畏也嗟乎至于  
 削奪不足為辱刀鋸不足為畏而國家馭世之用  
 窮興言及此但為聖主痛心而已矣此時各宜杜  
 門屏迹及未死之日偷一隙之間故不來看台丈

其自反求

三六與沈銘鎮一夫雖處此世千古亦出一日門下  
 當今之時如居沸鼎朝野迄無甯居有志之士當  
 自求入火不焦入水不濡之道得大安穩乃為勝  
 義而欲世界之不水不火不可望矣台丈以為何  
 如

與沈銘鎮二寄

翁丈冠冕陪京棟梁斯世蓋已少見一斑至竇夷  
 之事尤極峻偉郭欽徒戎非關衛道之正昌黎詆  
 佛不為經國之猷翁丈功則兼之猗與休哉遼事



戊午先生  
年五十七  
矣自度精  
神可支二  
十年

如此奈何野人望得二十年太平一邱一壑可卒  
歲矣今似不支也兒子輩應試得以一緘上侯不  
敢使來見

答孫司理子嗇

門下不以文章之雄自雄不以政事之卓自卓顧  
蒿目棲心在世道人才此所謂豪傑之士也夫豪  
傑之士念不起于溫飽念不起于官爵無念不在  
吾君吾民此念一真即無事不真矣莫輕視此身  
三才在此六尺莫輕視此生千古在此一日門下

勉旃自愛

答祁長洲

臺下長才遠識乃不令居禁近補闕拾遺乎已而  
念曰是天之大任臺下也夫人處濃醞之地假境  
界扶翼其假精神儘自過活得遂終身迷失其寶  
藏而不知也若天欲復其真性必勞苦之令其一  
無躲閃自能求得真把柄處必澹泊之令其一無  
靠傍自能求得真滋味處今臺下作劇縣勞苦之  
矣又作部官澹泊之矣勞而逸之逸而始復勞之



當自明  
未許

俟臺下把柄到手滋味悅心而後肩荷宇宙之事  
建千古事業為千古人物直是真性流行非從局  
套點綴始無負大丈夫出世一番耳弟非妄言後  
當自驗試以質之海門先生

答袁甯鄉

敝邑之士于臺下津津去思無不曰長者長者此  
益見臺下之真甯鄉之政不占有孚矣不佞妄謂  
人生作令率爾放過真是寶山空回一生令名百  
世血食方寸有無窮之慊子孫有無窮之報不過

方寸之慊  
不妨插入  
四者之中

三年中一念自持而已臺下當已淡味于斯

答陳石湖令公一

文成十家牌法浚可行行之浚有益此弭盜安民  
要事練鄉兵恐無益有擾只從本縣額設民壯揀  
選訓練可耳吳中詞訟假人命及告賣價不敷者  
最為民害人命在城者即時台駕往驗喚四鄰一  
審在鄉者令攜尸壇中台駕往驗有實者方准狀  
誣者懲之詐風自息全老穉之命實多告賣價不  
敷者除豪強佔奪外一切不斷只此二事民受惠

先驗後准  
第一良法



高子遺書 卷八  
多矣又體恤鋪行于得民心最捷卽如辦酒一事  
碗碟出于鋪戶狼籍不堪若發公費置買器用貯  
之庫中專人掌之不以煩民以此節節推之使民  
安堵老父母三年中便是千秋人物矣與四職一  
發時如此剴切獻替今公書中猶不敢言先生獨  
與專言之見先生之仁亦見石湖之可與言其  
文如答陳石湖二何行公之與亦益出兩益矣只  
今日議論彼此柄鑿如方圓然弟謂天下欲得太  
平皆當置之兩忘但觀理之是非勿在人身上起

見所謂觀理之是非又只論朝廷紀綱地方風化  
勿在人情上起見乃可然而不能也自昔兩黨相  
攻極勝者必極敗者今日之勢大是東溼非諸公  
持盈之道也詠尊詩云每嫌眼界小到處卽登高  
爲擊節三歎

與徐檢老房師

科場事發一時公論已闡到九分有餘清則必淆  
明則必晦譬如時已向寒一番熱適重其一番寒  
耳此陰陽之定機至于扶陽抑陰則君子之定著

注唐虞不  
然



主宰于陰陽之外萬變而不失其常者也不知當軸于時何以妙其用耳

與葉園適一

孫氏之事邑中大變也在弟切手足之痛報仇而已矣在諸君子抱士風之憂正俗而已矣綱領既正持論自得其平若于弟身上起見謂所損實多則入于利害之見于舍弟身上起見謂人不足惜則入于憎惡之私利害之見生于弟之心憎惡之私生于諸君子之心無有是處弟昨所謂似是而非者此也不可不辨

與園適二

足下猶而知裁駿乎中行矣兩年兩與足下連宵之話退而自惟每媿不及足下闇然內充令人心融氣平弟望此境而未見也第足下精神氣魄太近收斂其弊欲入于佛老不可不察朋友相與須盡力矻其失方有進處弟施矣足下不可不報大塊百年中偶爾相遇毋相孤負也

與吳霽陽



伏惟老丈吾鄉獨發天之所以厚文者至矣夫官  
爵爲身外之物無足言也然一以謝舉業之習可  
置力于身心二以藉君父之寵爲德于民稍易耳  
吾邑最稱人文之地自昭代以來爲吾輩者不知  
凡幾庸衆者艸木同朽不肖者笑罵猶傳有志之  
士能不猛省弟頑鈍性成所至賴良友鞭策思欲  
不入于小人誤愛如丈伏惟不棄而提挈之千里  
相聞諄諄滿紙言不及義今日仕路爲然弟不敢  
也故欲言止此所祈加餐順時自固

予今益甚  
存此書式  
之

大計在卽親丈清譽盈耳無煩念慮使者弟敢促  
返弟見今日是非甚明惟半上半下人最難做亦  
不得便空親丈作令時能超然于流俗之外至今  
人多稱述願慎此以往千仞壁立勿爲世情所搖  
奪也休戚相關不敢不吐肝膈知尊嫂皆已抵任  
甚慰持家者幸常加申諭甯過于嚴此宦遊者之  
要務也弟不久得差南還有所聞見亦不敢不盡  
其愚

賢者親情  
如是世俗  
以爲無親  
情



其 答錢心卓

竊窺年丈之才何所不濟第今天下不患無才而患無志志一立則趨向殊而人品實矣夫眾人之所悅士之所笑也小民之所甚德己私之所不便也二者之間相去遠矣君子不隨時不足以有為所謂隨時者隨風土之宜順人情之公就往事之有過不及及時有為以利益斯民耳今之所謂隨時只隨俗而習非弊也久矣篤志如年丈已久辦之使旋附此請正仕路套語不可施于年丈皆所

不及

與諸景陽

晚節難持不謂老丈有此敗著以踐人言令友朋喪氣斯道無光可惜可惜老丈以貧儒起家要許多田產何用為今之計惟有賣去一二千盡還諸逋盡絕俗交杜門讀書禁戢賢郎纖毫勿與外事為世間立箇悔過痛改的榜樣猶為大勇不失令名若再失此著懸其身于不道不俗之間兩下不收小人喜得其間君子恨毀其藩即老丈自欺亦



屬面目可憎語言無味矣輕擲一生之品坐弃千載之業何爲乎哉弟辱老丈骨肉之愛半世于茲無以報德敢下此苦口千萬念之

與徐元仗一

丈過梁谿弟又在外歸而本孺道丈惓惓若與弟心鍼對券合弟嘗言交友不終其人無終何者五常人之本也其本撥而能有終者尠矣弟自矢天崩地裂此念不移在人者非吾事也又何問焉卽如弟與丈曾有纖介乎不過議時事有異同耳此

異同者于吾兩人有纖介交涉乎真可啞然一笑吾輩日用一敝器廿年相與不忍弃之況于朋友君子小人更在何處徵驗其在斯矣今後吾輩各各只管我所以待人更勿顧人所以待我久之當不膠漆而固氣運異常往往事出意外須自立太極勿爲陰陽所役也弟今年自東林會外便閉關山中此暮年安樂法堅守之矣

與徐元仗二

弟不至光祿亦不知老公祖居官到處實事實心



如此卽志書一事嘉惠後人無窮不然何所據而  
 裁橫璫姦胥之破冒也弟以衰朽之人獨當一衙  
 門事只守成法事必躬親亦無難處惟內官索行  
 戶鋪墊弊不能革但力爲主持使行戶有所恃而  
 不盡與品物交足內官又無所執而索于行戶初  
 時甚撓擾弟頑然不動彼亦無可奈何今竟不至  
 矣河西之失經撫之醜已極一棄廣甯一棄右屯  
 罪案有何不明而祖分左右弟謂數年元黃今吾  
 輩不宜出一語佐鬪久之當無味而自定耳桂渚

四字妙得  
 處小人之  
 法

中素本孺相繼沒于京邸人生如幻何足擾擾懂  
 懂惟日行善事乃不負餘年不然此一官徒增業  
 障耳今日之事弟不憂 而憂人心不任武而專  
 任文不招將而專招兵不用法而專用情無人故  
 人無所恃而不固無法故人無所懼而不固由今  
 之道不變今之政未有不底于危亾者如何老  
 公祖在事當多得勇力之士武士游談最不足憑  
 而膂力最不可僞也

王文成曾  
 用此法

荅郭光祿



天財庫實無監生監生應撥者納銀于本監竟歸  
 矣特雇一二人內監書寫則有之楊晉老疏陳  
 革去奉旨下部但疏中及御馬監等項錢糧甚多  
 內監亦上疏得照舊之旨蓋指御馬監軍人及廚  
 役等未嘗及天財庫彼遂借照舊之旨來混弟之  
 不與只是挨錢晴老亦然今翁臺賢勞獨久便挨  
 不去耳或現年者且給一半再挨何如大抵光祿  
 于諸冒濫既不得清只有挨法每年所省亦多他  
 無計也艸艸布復

一分是  
 一分

與楊鳳麓

長安中擇公是公非最難失口一時遺臭千古丈  
 甯作瘧給事沒不可矮人看場也邑中有加賦之  
 爭亦是無事生事起于一二好事之人高鄉諸公  
 則看事太輕而失之莽低鄉諸公則看事太重而  
 失之俗一鄉之中平心觀理者亦未見其人何怪  
 國事之紛紛耶

答袁節寰中丞一

今天下難聯者人心難得者人才難鼓者士氣得

東是內地  
 佳官非邊



才也先生  
早知而規  
之

老公祖一點真精神不難矣太平之塗轍非艱危之行徑須是廓而大之長袞善舞多財善賈博而收選擇而使又何害乎損冗兵百可養壯士十平時養壯士十臨事可得精兵百一方豪傑皆在老公祖幕下士氣自倍人心自歸與老公祖共此者其地方賢士大夫乎不審有其人否腐儒之談無當也而涓埃可佐高深故不敢以膚言而以衷語

荅袁節寰中丞二

國家三空四盡左支右吾之不給孚號同于充耳

真如老公祖之教矣以弟愚見今天下節鉞諸賢必假以便宜使得多方生財以自足用若必待司農司農已告罄必待內帑內帑將不繼一旦有急無論呼而不應卽應亦後時其禍可忍言哉不知彼中亦有心計之人可與上下其議者否事窮則變變則通如之何坐而待斃也弟腐儒一無以報國近風波生于講會鄒馮二老行弟亦從此去矣

荅武楊紆中丞

大教謂 斷無渡海之期卽此一語便識超一



高子遺書 卷八  
時弟見前人防 渡海不覺失笑此等事尚不知  
何云知彼知己哉毛帥自是 禍以來一出色人  
物雖不可盡信要豈可盡疑老年臺接濟之覈實  
之與之呼吸相通是今日要著也弟迂疏無用之  
人不勝匹離令舉百鈞其何能勝今且盡力作去  
亦未知作得去否作不去時自有不可則止一著  
老年臺有所慨于申者幸織鉅教之爲國家非止  
爲弟也至禱

荅翟凌元中丞

弟再入長安耳目頓別然巖疆濟濟有五臣焉前  
此未有若斯之盛者初六日杖林道長而六科廊  
火禮失則火爲災天人相與感應如此不知聖主  
動念否耶至于宰公用一考功而縉紳闕者兩月  
蓋三十年前之常事則三十年後之怪事人情以  
習慣爲定理其闕宐也要在以和息爭以靜治亂  
與之俱爭則俱亂矣此猶易言也若負嵎之璫則  
恃天之篤佑皇家何如耳麾下得名將否惟豪傑  
識豪傑翁臺所得名將真名將矣適病暑艸艸復



謝

與羅黃門心華

俘今日下法司矣毛帥以四幼童充作活以  
五幼女謬稱婦是其粉飾一破綻也此番獻俘  
既屬可已又將一羣幼小驅詣闕廷不可醜耶據  
律男子年十五以下婦人則不論年皆給功臣家  
為奴叛族且然況于夷地邨民以皇上視之皆赤  
子也往年貴州之俘刑一幼童道路流涕行刑者  
亦流涕殺一無罪非仁也況于九倪乎會審既經

科院監臨台臺不可無言須言此九倪者不當獻  
蓋獻則必刑也疏上于刑部前方有濟冒昧僭陳

與方孩未

攀龍天下最迂愚無用之人也台臺拂拭之華袞  
之至潔淨二字攀龍平生不以三公為榮以二字  
為願實未之能詣也台臺不量其所詣遽與其所  
願何其神與古人貴天下一人知己良有以也敢  
不口以台臺二字為一鞭而終身乎

與李瞻成侍御



高子遺書 卷八  
不肖不入春明三十年驟見滿地窮民觸目刺心  
情不能忍欲具一疏上聞緣欲借本寺儲備也昨  
始知台臺已有大疏急覓觀之喜幸無量不肖念  
得釋然又言無狂發卽焚其疏存揭呈覽台臺按  
視南城正可倡率四關不知部覆之後果如疏議  
否大抵須得城司核實給牌卽每人日給米五合  
亦勝于煮粥虛糜聞畱都錢米十日一散庶得疏  
數之中卽不能人與之衣而得煤房安宿免其房  
錢亦可延其殘息此在台臺最切之仁政在神京

必先之王政也恃愛敢布其愚

荅劉心統侍御

河汾諸生有幸全者天賦異質兼以純修力行孝  
弟于家不求聞達于世儻得台臺薦揚以補鄉舉  
里選久廢不行之典其于世道殆非小補敢因明  
問而及之

荅劉心統二

天下原是一身吾輩合符爲公卽天下如一氣呼  
吸何謂合符爲公人人真心爲君民也君民心真



高子遺書 卷八  
則千萬人無不一故曰如一氣呼吸三晉得門下  
得保障矣屬吏最優最劣竊願一聞此二項不爽  
中人當不日而化知門下心所同然也

荅楊侍御

伏蒙華袞之賁益增薄劣之慙然門下正脈正見  
已得于言意之表矣天下原是一身吾輩當共爲  
一心同爲吾君同爲吾民此心而真卽不獲罪于  
天旣非獲罪卽是求福吾輩每日以求福爲工課  
者也辦一片心自有兩隻眼其于察吏當迴出尋

語

常因教之辱敢布腹心

荅沈侍御

台臺清標遠韻蓋不受世之塵滓者也今且以茶  
馬攬轡三秦三秦之民其有生色乎夫民自非天  
降大割皆足以自活牧之者擾之耳台臺指顧風  
清咄嗟澤究上治之理在聲臭之表聊借聲臭之  
象非難也偶病瘡艸復不詳

荅張侍御

竊聞溫處之間海寇滋矣若非豫防難于應卒去



高子遺書 卷八  
貪吏以息勞民雖是刻本官方實爲救時上藥度  
皆台臺意中事也睿哲所急亦庸愚所同既辱下  
問輒敢上陳

答郭旭陽侍御

台臺當世俊傑其于天下士如伯樂九方皋之于  
馬豈有不了了目中者顧盼及鄙人甯啻馬骨殆  
凡馬之骨矣然凡馬之骨且然況于駿骨況于駿  
馬于是乎天下之士爭願執鞭也安民先于察吏  
此巡方第一義台臺注神于此實萬姓更生之日

也今世運日下矣如物之蠹壞者骨理皆離而外  
面尚合聯合得一日還享用得一日所以維持調  
護者全係人才台臺察吏去墨爲先辨真爲要大  
略于案牘中能精別是非者可得十之五于輿論  
中爲細民所頌者可得十之五而道府鄉紳之口  
則存乎其人未必可盡憑也龍身在遠地茫乎未  
之有聞果有所聞敢負虛懷

答潘虞廷按臺

老公祖采人小善忘其大愚如攀龍者豈非天地



高子遺書 卷八  
間最迂愚無當之人乎猶津津道之不啻口出也  
則于天下所茹納何如哉吳中之民皆足自生自  
植有司不漁獵之熙熙樂國也第情緣世界漁獵  
之苦老公祖何自聞之仁者造福萬姓惟此一事  
最急清問之及又發其愚恃高天之覆大海之涵  
無所不茹也

荅湯閻生學憲

長安中得與翁丈把杯相歡熙如穆如宛若黃虞  
景色不復知風塵中矣非翁丈坦中志機何以得

此弟衰病以一歸為悞抵家至湖上湖干魚鳥如  
故知相逢不忍復作別也翁丈東粵學政當卓冠  
海內文章家法眼自不必言然須以起敝維風為  
第一義則行優行劣當世行之成格套者君子行  
之神鼓舞矣幸留意焉

與華訥菴鄒經畬忠餘

趙太宰一世傑每事出格庸人噤而不敢動賢  
知囂而不能靜再得一年在事吏治民生必有可  
觀其言曰君子在救民不能救民算不得帳誠然

真知學者  
真知仕



高子遺書 卷八  
然此事或尚可爲培得元氣感天之和氣轉禍爲福此癡人癡心也

與鄒經畬

當道有人海內遺逸相繼彙征此亦佳事可喜在此可危亦在此譬如優人滿堂紅袍盡數登場便將散場若賢主佳賓興濃量大再做一本方好耳東遼西蜀雖未必成得大事要之兵戈正未有息期光祿之事弟以一人攝之終日手不停筆全賴平日靜功心中收斂以翁而發聊可支吾以是益

信學必以靜爲本方有受用吾丈勉之

荅鄒忠餘

一入仕路便不得自由欲歸不能開口不得致君無術聊修職事而已

與華詡菴

弟今年以一人攝一寺事既無精神又無才略所仗者一靜而已靜則理顯不靜則理昧故靜卽理也此心非三四十年不靜故學在早下手朝中事外象尚可支持可憂者神理且看聖主一二年間



高子遺書 卷八  
未能定也

與秦君鄰

春來想閉關發憤矣不然卽沒于人事中歲月可惜近事想邸報可見滿朝覓一撥亂之才不可得意孫愷陽近之故具疏聞今雖大拜未卜作用拙以一人任一衙門事幸平日有虛聲謂拙是氣概凌空者今卻得此用稍用氣概于中官相戒不要惹他初至甚受其聒撓今嚴立法度不敢復來止此一事甚快裁省得無限冒濫不必憂國家

有大運人生有大數非人所能爲可爲者盡心盡力做去不要怕耳卽如 何嘗有大本事都是自怯內潰也

與李肖甫

部中甚安閒儘可靜養但學者以天下爲任不以一部爲職念至此無處著一樂字矣

與華蠡陽

仕宦者每借山林爲口吻實以官爵爲性命蓋不自知其性命也如弟稍自識性命養性命者必以



高子遺書 卷八  
山林爲宐但世間濁福易知清福易蹉耳弟在西  
臺幸事亦簡精力尚堪所作功課只勸化諸巡方  
者表循良去貪酷京師五方雜處天下之大如指  
諸掌訪一貪酷吏卽于置郵中告其巡方者彼隔  
于上下相蒙反不如都下之見聞博而易真也其  
州縣之弊作一書冊頒行之弟暫在此或稍有憚  
必民安始可天和非迂也

荅王慈嶽

弟少時見前定圖有禾插婦人頭而芻引一小兒

者皆曰倭也然芻引小兒不在左而在右明是鬼  
也今日一內一外恰符合之豈非天哉弟老矣不  
能俟河清翁臺骨相豈終于此而已者望加餐自  
愛

與張侗初少宗伯一

翁臺暫躔南斗需次北辰所謂雲上于天飲食宴  
樂時也夫飲食者道腴也宴樂者道真也足于己  
而施及于天下故曰需于酒食天下將醉飽之矣

不知此者  
卽飲食之  
人



吾丈天賦明睿如冰壺映月徹骨無滓故灑落自在如此弟之大愚以為鈍根之士惟患心境不徹而落于一切黏帶利根之士又患事理不透而落于一切便安夫一靈炯然充塞宇宙森羅萬象總是一物豈有心外之事理故事理愈徹則心靈愈瑩但患含糊不患分別聖學所以開物成務只是非二字而已此處一空一混即使身心皎然得大安穩不過自了之學也文試究之以為何如矣不

荅陳赤石

後此果莫  
能儷者

浙中學政蓋無事不令人擊節也嗟乎安得兩畿十三方皆得台丈其人而又久于其事士其有興乎世其有瘳乎舍是而談治平其道無由也讀先正要語序而又知台丈篤志于學喜慰人生只有斯事頃刻悟之而有餘終身修之而不足幸台丈珍惜此日月也

與黃鳳衢一

年丈橫被風波然轉高聲價矣夫天意豈直高年丈之名乃玉成年丈之實百年浮榮轉盼過眼遲



編輯書要  
當如是

高子遺書 卷八  
暮思之罔然無得若將向外精神反歸自己討箇  
定帖乃千生萬劫轉迷成覺之日也此箇路頭干  
涉非小但在順境中趁著興頭難得回頭逆境中  
沒了世味方尋真味故弟嘗謂造化每以逆境成  
全君子以順境阨陷小人以弟驗之卽今半生受  
用實緣聖主一謫年文異日當有味斯語幸勿以  
弟言爲迂而忽之

荅黃鳳衢二

唐荆翁所選諸儒語要各盡其長不執己見編輯

中之法眼也年丈卒業當必有淡造焉而布之浙  
中如以甘露水沃日暍病人其施溥矣弟雖不文  
當以一言附之弟今歲于手足同氣爲基者二爲  
功者一淚幾爲枯不得與西湖賢主一葦六橋之  
間命也夫

與黃鳳衢三

自古未有朝士聚訟如今日者未有朝士與林中  
人相訟如今日者東林風波其所從來二事而已  
一者段黃門幻然之論崑山也而引東林人爲證



高子遺書 卷八  
一者吳侍御嚴所之欲明時事也而發鈔顧涇陽先生二書以爲悞二事之外東林于朝中絕無一毫干涉久當自明昨者孫道長摘弟三事一淮撫援書謂弟贊畫贊畫則無此書實弟所見實未嘗沮此罪不敢辭一京察搆害與弟風馬牛不相及此罪不敢認一者金吾書則極可笑弟實無涉于身無媿于心其人其事俱不必言要知山中人不可輕見客無端生出此事則亦弟之罪也弟子劉大行疏當益自策于孫侍御疏當益自惕好之惡之者殊途其交成之則一也于年丈一道之他人絕不開此閒口矣

與陳省堂

丈之所居顯榮厚利旣懸而豔之于後毀譽得失復紛而戰之于前吾之神明主宰爲吾所自有者鮮矣丈若置之不顧猛然發必爲聖賢之志風塵中有此人物可謂非豪傑乎哉知交自清漳來者輒訊起居知孜孜向學不倦柔懦如弟每爲興起弟歸杜門一榻一卷文宰百里萬姓萬務雖勞逸



殊勢而修爲不殊處者一念不空妄自魔障出者  
一念不實空文搪塞徒自辜負耳白沙詩曰廊廟  
山林俱有事今人忙處古人閒知吾丈閒忙總不  
徒然矣風便幸舉所持行教之

荅王聚洲

弟性好靜而畏忙以精神短弱學不得力也惟靜  
可收拾精神填補學問連年以一官終日終年在  
忙中疲困極矣昨冬歸卽屏居五湖之濱不見一  
客往時偷閒是討便宜私意今日閉戶是合時

宜的道理幽居之中聞故人之禍泣數行下得故  
人之書酌數杯酒此兩端悲喜之外惟以太虛爲  
家舍而已他皆不顧也得台臺書備悉近況以俗  
眼觀是極淒楚逐臣以道眼觀是極瀟灑行徑況  
有子萬事足有賢子萬慮益可捐乎他語可相照  
于無言天生豪傑必有用之惟仁丈加餐自愛段  
幻老自云盲廢望翁丈空青甚亟託爲促之  
與蔣恬菴一  
丈養高于家六年矣人生幾得此閒日月百年中



高子遺書 卷八  
詎數數有此幾年丈不以此時究身心之實益  
求經濟之定計乃于酒食戲談中浪置此身豈天  
所以生吾丈之意乎天下之生久矣經史具在往  
迹昭然大之而聖賢次之一節之士曾見有于酒  
食戲談中得來者乎世俗之名爲迂者則誠迂矣  
而所迂者又或以迂之者爲惜二者之間是非之  
實吾丈不可不察也縱言至此弟狂過矣請慎其  
餘雖然自六年來弟與丈不相及者地不相親者  
形而彼此之情如一日而一席之也弟非丈不狂

狂于丈非狂也第弟浪擲六年并其飲食談笑之  
樂而亦擲之而且啾啾焉發其狂言于丈夫夫也  
其亦謂今之狂也與

與蔣恂菴二

國家造士文行兩者而已今多士如雲于何稽之  
弟竊謂有簡要焉但杜門讀書則兩俱修者也出  
門放曠則兩俱廢者也若時稽時警自當月異歲  
殊往者弟嘗在監日見諸生所苦者班耶放蕩者  
稍就羈縶好修者實虛靡精神劉雲丈有講院考



入院者則免之一妙法也不入講院者不審亦可  
為劑量令輪班迭進否以吾丈精審于此等必有  
妙運願一聞之  
荅繆仲涓  
長安中如丈識見者絕不可得如丈者豈非遺賢  
乎甚矣科目之不能盡人才也近言路有起廢太  
濫一疏羣小見諸賢盡出明年內計可慮故戈矛  
潛動弟謂此等小人彼正恃口舌可尼君子作用  
君子但置之不聞當做便做陽氣盛邪氣自消若

與角口卽墮其計中若畏其口亦墮其計中諸公  
頗以為然耶說一切高閣起矣

報大哥一

東事甚急以國家承平之久故易壞然以高帝功  
德之大亦未易壞弟原以君親二字出門故在此  
甚安當死則在家亦死不當死則在此亦不死人  
只為看不透一命字每先事懂懂耳  
報大哥二

衰年仕宦力所不及者不得不丟常以半日偃臥



耳不聞目不見心不思手足不動以大息之幸煉得三十餘年頗放得下息得來不然幾不能過活矣天下事盡歸中官楊大洪欲去其毒反發其毒此豈可口舌爭也惟有外廷諸君子各修職業內閣諸公居中勸化之庶可少救少延他無策也家鄉大水奈何東南不能無事凡可以及桑梓者惟力是視不敢放過也便風惟欲知哥善飯而已

荅七弟

前書中辱弟相勉不朽之業不朽之業不在長安

中長安中以不失足爲第一義名利二字至危尠有不爲所魔者蓋凜凜持之未知得保晚節否邇來漢唐末季之事已見當見幾作矣然念各人自潔作一散場將此世界視其陸沈後世必謂王夷甫諸人不得不任其咎以此未忍然亦只是挨延之法如父母病危人子盡愛日之誠耳

荅汪若谷

老公祖在風波震蕩中正可安眠穩坐天下常勝者正理愈危而愈安也凶鋒肆起但宜堅壁是非



者天下之是非人心不死徐而自定耳

天下才品不同但須別其邪正于正人更不可論其異同吾輩待彼只取其大處長處此時還須此老翁文師弟也當急出助之多誘掖少箴規牖其明闕其暗乃可耳

荅劉清之叔姪

今日之怪事皆往代之舊事在我輩相戒爲不可爲者皆諸公相勸爲不可不爲者也其要在昧于

天道不信感應之理取悞一時沈淪千古哀哉我輩只求不獲罪于天而已他無所計亦不可計聖人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在今日人有近憂皆由遠慮聖人欲人盡人事今人卻不知聽天命也台丈以爲何如

與李壽伯

今朝野皆成競局治之之法靜默兩字而已且吾輩做自家人修自家心安得閒工夫向人分疏閒事也臧否二字吾輩亦每犯之在末世是禍本善



善長而惡惡短郭林宗所以免也近思之此是吾輩一項大工夫

荅翁應元

門下在榆關必有以自見矣凡事只認真做去自有效世人見不透以爲人皆尚假何能獨真百假一真人必不容不知惟其百假所以一真易毀惟其不容于假所以必信于真一真信之勝于百假容之矣門下力行久久自見

與黃黃石

自文爲小人所誣至今未有明目張膽申大義于天下者然天地間未結之案終有人結之于丈不關加損然是非不明不足損所不明之人而足以損世是非明不足益所明之人而足以益世也諸人欲斷東林脈東林無官脈可斷若道脈如何斷得丈家居甚當南中非佳境也

與劉鴻陽

昔延陵季子之聘于上國也所至輒盡得其一時之名賢故于晉則叔向于鄭則子產于齊則平仲

先生是時年三十二猶有文人風韻存此



覓其一斑

于衛則史魚伯玉皆覲面孚心結終世之歡何其神也攀龍何人斯乃至于貴邑亦得大君子之傾蓋東山之屐班荆臨流落日開心平蕪豁目不亦一時之勝乎別來澹然孤館此興戚戚而動慨良朋之不常惜盛游之難繼今且北歸莽漠雲山飛蓬身世回首舊游儼如圖畫矣則夫人際景逢辰盍簪具美又安可不暢彼此之懷極逍遙之致哉懷望道範不任馳神

與吳覲華一

反復之說蒙丈印可而體用之辨極要明白體卽是用用卽是體雖不容分然用寂是體體發是用亦不容混一觀而用寂矣所謂觀未發者如是若徒觀其氣象何啻千里人能知用寂之體只于此立本乃眞復也

與覲華二

弟衙門有人可脫身念中事亦次第了之可浩然歸矣一登依庸便是第十洲三島也人心寂卽是易發卽是爻有繫縛者皆非也習久則繫縛者開



高子遺書 卷八  
卽無思無爲之體非是繫者去別有一箇易來也  
此又是復以自知時一層體認處文試驗之

與觀華三

馮少墟云人生自幼讀書成名作家生子俱少不  
得卻俱算不得雖至作好人尤少不得也算不得  
弟謂若知道此少不得者俱算得此一道字極可  
怪一切點鐵成金如知易者一艸一木一禽一獸  
皆卦也靜觀真有趣此可與吾文道耳東林得文  
不至艸溪弟在此稍安得脫便歸畢竟此事爲吾

輩究竟夫子喟然與點良有淡味近園適促弟歸  
知心語也

與許涵淳

令先慈久病不起涵淳至性哀痛可知有修身一  
著可報罔極也學問起頭要知性中間要復性了  
手要盡性只一性而已性以敬知性以敬復性以  
敬盡只一敬而已讀書窮此者也靜坐體此者也  
會友明此者也心無所適便是敬時時習之熟則  
自妙其他皆大擔閣大障礙也



自述 荅薛用章一  
以本體爲工夫以工夫爲本體不識本體皆差工夫也不做工夫皆假本體也惟誠敬卽工夫卽本體誠無爲敬無適以識本體故未嘗費纖毫之力也起因如此結果如此未有假因成真果者門下所見甚的可喜

荅薛用章二

相知中如門下真肯向裏尋求者矣別無他法但時刻提醒勿令昏昧積有年歲自成片段所患日

復一日年復一年不零星積聚允無頓段受用耳

與周仲純季純

學無動靜也然形太用則疲神太用則困故省外事者學之要也季純六年東林少有入頭然此事疑之甚難散之甚易道豈有聚散乎正欲疑此無聚散者故本體本無散工夫只是疑所欲言者止此

與周季純一

學不在多言只變化氣質涵養性情一切五常百



行皆以此爲本然非見道不能每日偷閒靜坐猛奮體認若靜中復積闕則動中氣濁道體不顯也

荅季純二

季純病中所見良是學問只要一絲不挂其體方真體既真用自裕未有有真體而無真用者也用之大小則隨稟賦用之真僞則因學力到真用功夫時卽工夫一切放下是工夫非真做工夫者不可與語此所謂癡人前說夢也僕于出處去留極不敢苟在此細細稱量要之合義而已去年朝

中稍有陽氣治亂賊亦便有勝機陰陽消長之分如此人可不知易乎

與季純三

季純作工夫何如向年靜中意思恐失之矣然作過一番工夫纔警策便在但唯恐失之意不可無耳相別四月諸相知有所進幸各寫總封寄來一以驗諸相知工夫一可以相荅不然僕作無益語無益卽作有益語亦不逗機漠然度外又各孤負也



與任希顏

溪院幽閒小齋闕寂道人無事臥起從容胷中廓然其大浩浩無涯隨意靜坐隨意讀書隨意會友吟域不設物我皆春事既易簡味更悠長此爲本分人作本分事厥修乃來如日加長而不覺也如曰吾志在天下奈何爲此區區者請看千里遊心客還是東林一腐儒

與尤澹明

弟之視壻猶子也第一欲其養成德器次之欲其

熟讀經書素聞箭老篤于教孫而舍親母頗過溺愛然天下傷生之事非一未聞在于讀書讀書則心靜心靜則氣和閒惰則心放心放則氣散二者之間相去遠矣小兒之疾多在寒煖不調飲食不節今不歸咎于不調不節之故槩歸咎于讀書勤苦故父母益成姑息子弟益習頑惰此惑不破是廢學無成之兆也夫學未有不勤而成功師未有不嚴而教行望丈以嚴爲主勿恤其他雖其教之初行或有不宐于人情至于習而安之久而成功



思丈有不能忘者矣望以鄙意致箭老必得內外  
一心教乃可行不然則一暴十寒一傳眾咻終無  
益也舍親母亦已令人傳說諸凡望丈主持浚行  
萬萬  
與安無曠  
昔人語科第者曰半積陰功半讀書誠然然陰功  
非但分人以財孜孜切切惟以濟人救人爲事行  
之數十年此意純熟動念卽是方謂陰功何者此  
乃仁心也仁則生生則吉吉則百祥咸集科第在

其中矣此萬驗良方幸勿忽之

與卞子靜一

霖雨爲災水居洪濤及于檻外遂不可居兀坐家  
中無事襟懷雖得瀟洒而觸目民艱未免時復攢  
眉方知良苗樂歲一觴一詠不得輕易放過也  
與卞子靜二  
年來愈覺得身心之事當汲汲求之不可丟在無  
事甲中一切求閒好靜總是無事生事亦成當面  
蹉過聖人之學下學上達惟是孜孜矻矻好古敏



高子遺書 卷八  
求只一求字便可做二六時中工課也何如

與魏廓園一

人不見性萬事俱低何莫非性所爭知不知耳只  
不睹不聞便是未發其發處一話一言一躬一指  
皆是也不知者漫過知者默而識之故曰人莫不  
飲食鮮能知味門下當有一日啞然自笑也

與魏廓園二

聞門下于吉水先生有淡旬樂聚悒哉僕獨恨少  
此一行耳今之山林阿世以取容者下矣次則憤

世而滋口次則玩世而不恭最上則善世而不競  
先生其善世而不競者乎甚矣人之審局難也局  
定而終身以之矣乾坤鼎革光彩一新今皇之度  
始卽先帝之厚終非有二也世事可喜之中亦有  
大可憂者看天意何如耳

與魏廓園三

周士顯居然內擢入朝矣其主考試錄謂六經亂  
天下而有餘自古未有以六經爲亂天下者自士  
顯始此得罪于萬古名教可令復立清朝乎此而



高子遺書 卷八  
不糾可爲清朝乎發于禮垣更覺正當此最大題目最大文章以昔之太宰尚能考察士顯豈今趙先生之賢不能削奪士顯天其或者借此一擢激出臺諫名疏太宰悞事乎吾輩願學孔子縱不能行其道當閑其道孟子以正人心息邪說爲承三聖爲天下一治非小補也幸門下速圖之

與魏廓園四

長興之寇吳野樵是葉朗生事內欽犯第二人近日之舉欲據邑非劫庫也彼自以朗生事報仇殺

石令不知殺廉吏而人心痛憤故卽被擒是石令以一死完一邑也寇劫獄獄囚無一從叛皆曰甯死不負石爺此良吏所以爲保障也門下爲貴鄉當特題一疏請優卹最可鼓天下靡靡怕死者

與魏廓園五

時事不敢以臆見瀆聽大要以趙師作宰門下輩作諫官大洪諸賢在紀綱之地不患不佳但恐過求其佳反乖步驟耳

與陳似木一



學問在知性而已知性者明善也孟子道性善而言必稱堯舜者何也性無象善無象稱堯舜者象性善也若曰如是如是言上會者淺象上會者深此象在心得其正時識取心得其正者心中無事時也風便寄意

答陳似木二

士有其志何所不可爲況今所爲者乃是孩提無知識時所具足反以有知識後昧之者也今借吾知識反于孩提無知識時本色故曰復其初門下

弱體但一切放下不用一些知識胷中無物皆眞精神也養德養身是一件事靈源返則靈機浚理學與舉業亦是一件事也

答陳似木三

此無別法卽如門下所謂知而不能者習之而已人安得遽能以習而能論語開卷示一學字卽示一習字又示一時字學而習習而時自凡人作聖賢不過三字立下見效者也卽如忿欲習于懲窒懲窒過二三次便省力便有味豈患不能耶



與孫淇澳宗伯

乙丑

世事甚危黨人之危不足言也年來履虎尾反覺  
有用處現前於穆之真絕無聲臭安得有富貴  
貧賤夷狄患難是刀鋸鼎鑊之所不能及安得有  
死生但在日用練習純是此件卽真無死生耳知  
翁臺進步處又在百尺竿頭幸不吝教示

答劉念臺

向得丈所寄王侍御書當此時侍御有此心是于  
漫天殺局欲一轉生機真仁人也果爾弟正不可

見之何者敝邑爲通都此地人多軀迹弟爲貢獻  
之著則侍御先無以自爲何能爲世故弟雖奉丈  
教終不敢見也近日又得丈書仰見直心浩氣可  
貫金石泣鬼神而所教者弟不敢以爲然近都下  
正有傳姑蘇詞林作六君子弔忠文者想如丈教  
正實其說矣此何異公子無忌約賓客入秦軍乎  
杜門謝客正是此時道理彼欲殺時豈杜門所能  
逃然卽死是盡道而死非立巖牆而死也況吾輩  
一室之中自有千秋之業天假良緣安得當面蹉



過大抵現前道理極平常不可著一分怕死意思  
以害世教不可著一分不怕死意思以害世事想  
丈于極痛憤時未之思也

五賞答熊壇石操院 公于無忘味實容人素單午

新法之行吾黨亦與有過經歷世故乃知義理無  
窮君子自反亦無窮若夫一治一亂殆非人力所  
能為去年九月木星犯三台其占已如見今日也  
諸君子在外者尚可得民和固邦本而漸次芟除  
四載中所布列已去其四自此民不聊生大亂將

作矣老公祖于俸序中不久榮轉當畱心救世不  
必以自潔為高弟歸迫歲除粗了家事元旦後卽  
入山邨行吟澤畔作使活屈原不囚土室作疏散  
袁閔而已

與李次見侍御

世事雖甚亂吾輩正可乘此絕無滋味之時作絕  
有滋味之事何者身無世道之責矣可謝一切紛  
擾之累矣蕭然一身取資何幾兩間甚廓可以自  
容千古甚長何以不媿滋味甯有窮乎知翁丈同



高子遺書 卷八  
此致也弟所居湖干蓮花正放早起推窗見鮮葩  
簪簪出濁泥中一似人生當此世界但心不隨境  
染者真蓮花矣野趣方濃不忍出門不得一看台  
丈寄此道意

與徐按臺

知微  
台臺以殊格待黨人諸黨人惟銘之心不敢出諸  
口惟是地方人才萬不可齒及諸黨人非惟大傷  
老公祖抑且深禍諸黨人彼且以諸黨人圖死灰  
之然爲翻局之本借以大創波非小懲又增朝廷

一番過舉傷宇宙一番元氣何益之有哉非獨愚  
計實出輿情俯賜采納世道所關也

荅楊金壇

知天之言  
世路翻覆一彼一此如山勢遞爲起伏如水波遞  
爲來續以此遞成今古無足異也但盛世之一往  
一來究歸于治衰世之一往一來究歸于亂仁人  
君子不能不爲杞憂誠有如台臺所教若不肖之  
放魚鳥歸林淵適得其所雖林淵未必遂能安處  
而衰白之人得一日且爲樂一日總不作前後想



也伏承翰貺此誼當篆之衷臆

荅王無咎

世界如碁局人才如白黑子勝負不常在吾輩則以不常者爲常故勝不爲喜負不爲戚勝可也負可也客散碁收勝負安在哉常者在此不在彼也與其得罪千古無甯得罪一時困窮之中借以洗心滌慮爲大歸之計而已道義之愛中心藏之所祈網錦璞玉以爲天下

與曹允大

昔漢二疏祖帳東門外爲千古健羨近魏黃門就逮貴邑士人之攀號爲千古悽愴悽愴者何必減健羨乎天地間總是一大戲場悲歡離合畱一影子與後人觀場耳

與東林諸友

有人問我東林作何工夫吾拱手對曰只是這等大聖大賢也增不得些子愚夫愚婦也減不得些子莫輕看了這一拱手從前不知費許多鑽研方討得這箇模樣從後不知費幾許兢業方保得這



高子遺書 卷八  
箇模樣且莫說要看臘月三十日

其臨終與華鳳超

僕得從李元禮范孟博游矣一生學問到此亦得少力心如太虛本無生死何幻質之足戀乎諸相知統此道意不能一二也三月十六夜攀龍頓首

此先生臘月三十日

龍正謹按亢龍有悔聖人有時爲亢龍耶否

耶伊周處亢而不死先生處亢而死子房懷

英不處亢而不死先生處亢而死任智遠害

之士或不處亢而亦死先生處亢而死同耶

異耶悔耶否耶夫子言之矣惟聖人不失其

正宜亢而亢正也宜死而死正也以必不處

亢必無死地爲正失其正者無乃多乎先生

于魏忠節之逮也語子曰吾以惑于救世昧

于知幾先生歎無救于世也非自歎其將及

禍也仁人殺身自古眾矣亦云正而已矣奚

悔而奚歎







